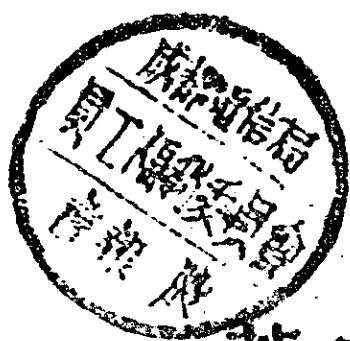


# 清宮外史

第二部  
光緒變政記



楊村彬著

國故書房發行



# 托爾斯泰傳

阿爾麥·莫德著  
徐遲譯

第一部：青年時期（業已出版）

第二部：結婚時期（業已出版）

第三部：晚年時期（業已出版）

國史文庫

清宮外史

(二)

茅盾主編  
楊村彬著



時代：

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1898)

地點：

第一幕——頤和園藕香榭側

第二幕——紫禁城懋勤殿內

楔子

第一景——北京法華寺暗室

第二景——天津總署衙門一角

第三幕——仍在懋勤殿內

第四幕

第一景——瀛臺廊下

第二景——冷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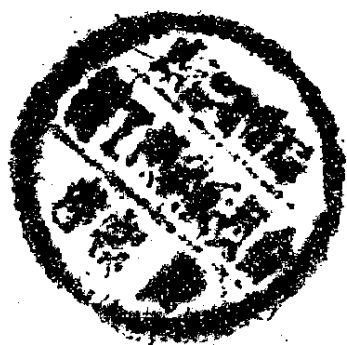
第三景——同第一景

登場人物：

慈禧太后

晉禮皇后

珍妃



228415

珍妃

德菱公主

載漪福晉

春壽

春齡

李蓮英

王商

張進喜

光緒皇帝

康有為

譚嗣同

端王載漪

榮祿

懷塔布

許麟駉

袁世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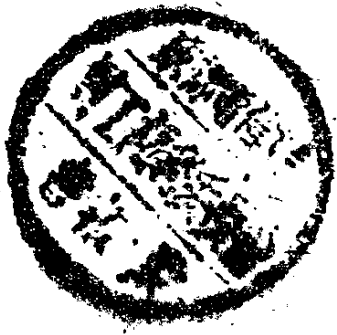
宮女們

太監們  
禁衛軍

第

一

幕



時：戊戌陰歷七月二十七日

地：頤和園藕香榭側

人：慈禧太后

晉瀧皇后

瑾妃

載漪福晉

李蓮英

裕王載漪

榮祿

袁世凱

張進喜

德菱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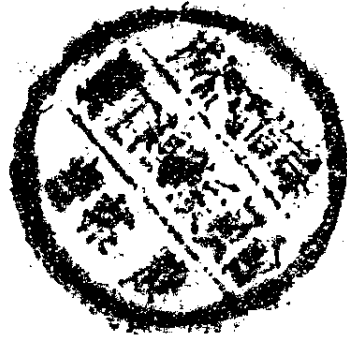
懷塔布

許應麟

宮女們

太監們

三伏，酷熱的天氣。天上一片雲彩也沒有，太陽像放毒箭似的散着熱力，曬得大地上





什麼都在發燙，花草樹木都低了頭，舖店的老闆打盹，看門的花狗吐着舌頭喘氣，一切都懶洋洋的。

北京，這以「無風三尺土」出名的古城常達官貴人的馬飛快地跑過時，滿街揚起灰塵，飄來飄去特別飄到苦力或轎夫的臉上，正淌着大顆汗珠子的，弄得一條泥汁一條汗水，一邊從腰裏抽出汗巾來揩，一邊咧着嘴罵。

三伏的北京是死沉的，是苦悶的，而煩燥的！

這死沉，苦悶，而煩燥的北京的中心，紫禁城，格外死沉，格外苦悶，而煩燥！

光緒和他寵信的臣子們正煎熬着一個問題，這使他朝夕苦悶，朝夕煩燥，而永也得不到出路的維新問題，他們出汗，他們徘徊，正是他們朝夕苦悶，朝夕煩燥，而永也如此地高大嚴峻，黃一塊藍一塊的琉璃瓦強烈地反射着陽光，緊緊地扣在紫禁城的頂上。

但在這死沉，苦悶而煩燥的北京之西，頤和園，特別是萬壽山腳下，昆明湖水邊，另有一番全然不同的景緻。慈禧太后正領着心愛的宮眷妃子們在這避暑地頤養她的天年，靜休她的心性。

萬香榭廊外。

合抱的垂楊和插天的古柏成蔭，也有太陽極強的光，但祇能一縷一縷地投進來。蟬在「伏天兒，伏天兒」地叫。

前邊接連蜿蜒彩繪的千步長廊，後邊憑着玉石欄杆，眺望昆明湖的水波，崖岸叢生

着荷葉蓮花，清香一陣陣地隨風送來。欄杆盡頭，垂楊深處，精工雕刻的石筋顯露一角，漢白玉在陽光裏反映出各色各樣的彩光。

稻香榭上，翠玉圈繫着細竹簾，榭外搭着涼棚。涼棚底下，在崢嶸奇突的假山子石兒與黃金魚的宮窰的大水缸左右，散擺着石墩涼椅，和萬年青，仙人掌石榴樹等等。

## 幕 開

慈禧正在摸紙牌，自己盤腿高坐在涼榻上，左右或立或半坐着晉豐皇后，瑾妃，和瀾王載漪的福晉，特別被宣召入園的宮眷，一位能說會道，善於逢迎，王於詔湖的申年婦人，豐姿灑脫精氣神十分健旺，一轉眼珠一個心眼，一付十足滿州貴婦人的景度非常能得慈禧的歡心。

他們本來正在摸牌，但是停下手來，因為面前環跪着幾名大臣，端郡王載漪，北洋大臣榮祿和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都是官紗朝服，紅綬涼帽。似乎有很重要的公事，空氣十分緊張，使得背後高擎着羽毛寶扇的宮女都不敢用力攏動，祇微微地搖盪。

李蓮英伺候在慈禧背後，拿一把小孔雀毛的摺扇頻頻擺動。

誰都不敢開口，一個僵局，很久很久。

慈禧：（無奈不過）怎麼着？你們一定不肯起來？

端：老佛爺要是不准，臣等死也不願起身。

慈：你們這天天輪着班地到我眼前來哭哭啼啼來跪，來求，你們這打的是什麼主意？

端：（伏下頭去）老佛爺，臣等是一片忠心。

慈：我不說過，朝政我不聞不問麼？

榮：（苦着臉乞求）老佛爺，如今實在出於無已奈呵！您想，從皇上四月底在這頤和園召見康有爲那怪物之後，不知從哪個山南海北，弄來小小的六七品，祇要是保國會員，信奉康有爲一下就擢爲四品京官，這幾個月以來，這些人張口維新，閉口改良，鑽營投機，烏煙瘴氣，太鬧得不像話，朝廷不成其爲朝廷了！老佛爺，您怎麼還能不聞不問呢？

端：（翻這本爛賬）老佛爺，從四月二十三日下詔維新，您說讓他去，是一紙空話，好，五月初五，第一下，就停止八股考試了，這是祖宗的約法制呵，您說也不要緊，那之後，您看，書院不叫書院，改稱學堂，兼習中西，中國人學翻洋話！好好的綠營兵說無用，裁撤！神機營也改練洋操，李鴻章的那套洋玩藝兒還沒教訓夠麼？好，六月以來，就刪改上下的則例，不論多少年代傳留下來的章則法制，一筆勾消，各省逼立什麼農會，工會，商會，報館，學堂！——這些詔書臣等咬定了，才壓着不緊，可一入本月，又三令五申地維新，維新是什麼嘞？就是把老佛爺的親信都給刷掉，下另開經濟特科舉薦人才，而臣等舉薦人才皇上不但一個不用，反而把跟皇上不能

合手的衙門，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這  
麼多衙門，乃至各省的糧道都要裁撤，我的老佛爺！

榮：（緊接，註解）這是什麼？說變亂亂制還輕了，這就是（加重）造反呵，老佛  
爺！

端：（引證）今兒特別把袁世凱帶進來了，您聽他說。

袁：（彬彬有禮）啓稟老佛爺，康有爲在廣東的時候，設立過「強學會」……

榮：（插）孫文，立了個「興中會」！他也立起什麼「強學會」來了！

袁：後來到了京師就發起「保國會」……

端：（演釋）老佛爺，他爲什麼不叫保清會？保國會——他是在保中國而不保大清呵  
，老佛爺！

袁：老佛爺，康有爲確實主張過共和主義。

榮：（一遞二句）這是引狼入室呵，皇上年幼無知，您不能不……

袁：再不禁止，恐怕不可收拾了。

端：（越說越緊）老佛爺，現在祖制被變亂了，多少年世襲的封爵被遞奪了，臣等一己  
的利害事小……

榮：老佛爺，您可當心，要有一天輪到你頭上來……

端：（煩，表面却置若無事）好了好了，這套我聽夠了！天天到我耳朵邊上來嚼咕。我

看你們都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你們管這麼多閑事哪見克關俸克？（這意思就是說，他們的請求可以研究了。）大熱的天，不說一邊克歇歇涼，倒願意在這兒跪着流汗？

李：（隨波逐流）對了，諸位爺們請起吧，爺兒們的心意，老佛爺領情。這件事兒呢，要慢慢兒地，慢慢兒地，哈哈，總會辦到的！——孫悟空一個跟斗一萬八千里；神通總算不小，可翻了半天，也沒翻出如來佛的手掌心！爺們請起吧，老佛爺手心兒雖然趕不上如來佛，可也癢癢了好幾天，老佛爺今兒好容易高興摸會牌呢！

「大臣們起立，一同打隨；」謝老佛爺！」

「先歇會兒克吧。」

「同聲：」是老佛爺。」

「李蓮英對他擠擠眼，會意地一笑，

「大臣們下。」

李：真是，又吵了半天，接着來吧，老佛爺。

「於是接着摸起來。」

「李蓮英一邊打扇一邊幫助慈禧看牌。」

「慈禧盡量鎮靜。」

「張進喜，伺候皇上的小太監，一個和寇蓮材很相似的人物，紅纓涼帽，羽毛紗馬。」

褂，長褲子，短打扮，腰裏繫着荷包，清爽，利落，看上去比寇蓮材還要年輕些，聲音和面貌很像個女孩兒。

「一進來不敢上前，扭扭半天，被李蓮英發現，遠遠打個隨，請李蓮英過去。」  
「過去以後，他向李耳語。」

慈：（一邊摸牌，似乎發現了）誰呀，那是。

李：張進喜，老佛爺。

慈：有什麼事過來說吧。

張：（這才恭謹地向前）不敢驚動您老佛爺，奴才張進喜來給您叩安來了，（打隨，叩首起立）娘娘，瑾貴妃，（分別打隨）唔，這位……

李：有眼無珠，端王爺的福晉你不認識？

張：（賠罪）奴才眼拙，唔，端王福晉，您好！

慈：這孩子，忸怩，像個丫頭子，沒說話先臉紅，他沒見過端王福晉麼，怎麼會認識？

（對李）你就會欺負小娃娃。

李：老佛爺又護庇上了！

慈：我頂喜歡他，你看他不活像寇蓮材？

「這一誇，更忸怩了。」

李：寇蓮材喜歡動刀動槍，他喜歡擦胭脂抹粉兒，怎麼會像？（和氣多了）怎麼樣，進

喜是不是皇上到了？

張：回稟總管的話，老佛爺今兒宴請洋人，皇上因為事忙，分不開身，特遣奴才來向老佛爺告假。

慈：（臉一沉）他不來啦？

張：（躑）呷，

李：（加油）又什麼事這麼忙？

張：這些日子可把皇上忙壞了，天黑了，掌上燈還在辦差事，哪天都要下幾十道詔書！

李：（帶刺）皇上真是有本事下詔書！

張：（不知天高地厚）老佛爺，這兩天的詔書才多呢！前幾天不是要廢除科舉，不用八股文兒麼？這兩天聽說更要廢除滿漢的界限，裁汰六部九卿的衙門，說不定，還要不用拜跪的禮節！

「慈禱老大的不快意。」

李：還說廢話？

張：（止住），呷，

李：下邊伺候着，也歇歇涼兒，聽差使再來。

張：是。（打躑）

「張進喜下。」

「她們摸牌。」

「李蓮英特別厭惡。」

慧：（不高興）別倚門得這麼近，這點克。

李：呷，老佛爺，（退後一步）老佛爺，您心裏一不痛快，奴才該該挨罵了。

慧：天然，你不知道：

李：是，老佛爺，這不是給您打扇那底，（對宮女）使勁搧！

晉：換換手兒吧，搧得汗珠都出來了。

李：瞧，這是娘娘心眼兒，對，換換手兒。

「另換宮女打扇。」

「紙牌一輪一輪地摸過去。」

「晉禮有點心不在焉。」

李：該您捱了，娘娘。

晉：是麼？呵，我不想像什麼去了！

瑾：（門）娘娘，反正皇城裏一來人，您就……

李：（湊趣）別說人家，瑾貴妃，憑良心說您不憐惜那大排子？

瑾：（正刺着痛處）去你一邊的！

李：該您捱了您瑾貴妃！



端：（掩飾）呵，廢了手裏，就顧不到桌上的了。（摸牌）

福：（解圍）初學乍練，都是這樣。

李：（不放）誰兒嘍？他是心中有事！鬥呵，碰貴妃。

端：人家沒捨好哪！呵，八餅！

香：（抓了牌，鬥出）三梭！

慈：（摸了一張，不勝惋惜）呵，我是鬥錯了！

李：這怎麼算錯？怎麼來怎麼克麼！

慈：你看吧，這把準湖不了！

福：這一說，老佛爺又有成兒了？

李：您才知道呵，端王福香，老佛爺有叫了好半天啦呢！千算萬算，出不了咱們老佛爺

香：靈機一算，鬥吧，老佛爺！

慈：別聽他亂入達！（打出一張牌來）

李：（替老佛爺嘆）麼萬！

端：哈哈老佛爺，您又賞了我一張！

香：您福份大。

慈：端王福香牌鬥得好。

福：都是您的福，老佛爺！（要鬥出牌來）

李：（警告之狀）留神，老佛爺可有叫兒喚！

蘇：（低聲）……

蘇：老佛爺一定不要我這張，這……

「慈眉抵着嘴，搖搖頭。」

「又是種妃抓牌。」

蘇：呵！呵！我門什麼好呢？

李：要不要我給您看看，種貴妃了？

蘇：去你一邊的，左邊看右邊看的！

李：老佛爺要不是奴才粘在您背後——哪一次不是奴才一助威您就贏得多？

蘇：（得意）……會給你抽個頭兒，送你幾個制錢兒。（想）……

蘇：可不弄，我們的制錢會飛，都飛到老佛爺那兒去了！

李：（要發嘴）老佛爺有法術，您看，您們那制錢兒，都望着老佛爺笑哪；祇要老佛爺

心裏一招呼兒，那制錢兒飛到這邊來了；……

蘇：（忍不住笑）……

李：（李退後笑着）……

蘇：（大笑）……

蘇：不是。

善：（換打出一張）是這張麼？老佛爺，么魚！

慈：（不問又去摸）……

李：（助興）上眼，瞧老佛爺手氣兒！

慈：（不悅）你瞧是不是！（打出）五棧！

李：老佛爺掂奴才估計，這把還是您贏，不然，您這把，輸贏算奴才一半。

慈：贏了都給你。

李：（抓住）得，老佛爺您可說了！

福：（插）算了罷，老佛爺也該讓我們贏一回了。（抓牌）好，一張好牌！

慈：（不放心）你糊了！

福：這差一張！

「拳連英在背後做五餅手式。」

福：（故作玄虛）我這一張老佛爺一定不要。（抓出一張）

慈：（笑而不答）……

福：到底要不要呵，老佛爺？

李：（彩）得喝，就是它！五餅！

福：啊，又是老佛爺贏了！

福：我都快輸光了。

「慈禪笑着把牌放下來。」

晉：這把還不小呢。

李：老佛爺可怎說的，這把贏了是奴才的？

慈：（笑）……

李：怎麼，您贏了又不算了？我看，呵呀，這把真不算小，五餅的槓槍碼叫，一發槓！

么魚的湖頭，另加八梭一耳！三吊六，老佛爺！

璣：呵，我的錢都快輸光了，老佛爺，再借給我點吧！

李：要利錢的喇！

慈：又不是放印子錢的，好，再借你二十個大。

福：該老佛爺洗牌了。

李：得，又奴才的事兒。

「李連英代慈禪洗牌。」

李：老佛爺，您先那邊涼快涼快，喝點酸梅湯吧，冰核兒鎮的。

慈：好吧，今兒這天可真夠熱的！

「宮女們捧着玻璃杯，各人面前伺候。」

禱：冷在三九，熱在中伏，今兒七月二十七……

慈：三伏不都過了？

福：對了，這就是三伏之後有一伏，這一伏呵……

慈：哼，又悶又熱！

瑾：急得我直出汗，門「所兒湖」真不容易，要不，門「對對兒湖」吧？老佛爺？

福：那是叫孩子的玩藝兒，我的瑾貴妃。

慈：門牌就門的是個心眼兒，瑾貴妃憨厚，沒有心眼，娘娘膽脆，跟她不愛說話兒一樣，來得慢，倒是你，跟我沒棋逢對手。

福：（滿意）老佛爺，我不行，我哪兒配？

慈：她個都跟我鬥不到一塊兒，多虧你來，以前李姐兒，還算個有心眼的。

李：（歉意）您別提我那好妹子哪！

福：以後就一直沒到園子來？

慈：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女尤不可留，勉強留也沒用。

李：我那妹子沒福份。

慈：我這人就好個熱鬧，喜歡新鮮，憐惜聰明，可是我受不了，竟是老套子，我不幹，胡塗虫打架我不來！也是我命中註定的有人緣，有人伺候，你看，大姑娘一嫁，就有你來陪我，連林下死，又出來一個張進喜，更招人憐惜。

李：老佛爺，現在可好容易看見您的笑容兒了，今兒一晌午您都皺着個嘴……

福：老佛爺還有什麼不稱心？

慈：別提了，煩！

李：要不是您來門牌給分關……

福：（明知故問）煩什麼？今兒老佛爺不是頂高興的要賜宴給洋婆子洋姐兒麼。

慈：（感慨）哦，還高興呢，誰願意惹這些洋婆子洋姐兒？一身黃毛兒，這熱季天一出汗，混身騷味，沒法子！誰讓咱們不成，人家得勢呢？（急轉直下）一談到這兒我

就想到咱們那位好皇上，不定在那兒作什麼雷呢，他今兒還不來，當時都是他惹的禍！你們看，從那年以後，不管紅臉黑臉黃毛白毛，都來欺負咱們。你們算吧，從甲午以後，乙未，丙申，丁酉，到今年戊戌，這四年間，從馬關條約起，北邊，俄國想滿州，東三省，南邊，英國要了不丹，阿富汗，尤其去年以來，老德要膠州灣，老英就要威海衛，老法想廣州灣，老俄就備旅順大連……

李：（勸解）得了，老佛爺，文翻您這本賬了。天兒熱，酸梅湯不順口，要不給您切塊冰鎮西瓜吧，德州來的三白西瓜。

慈：（點）對了！

李：（不解）什麼，老佛爺？

慈：（慢）就把中國當個西瓜似的，誰都想分一塊。

李：（奉承）老佛爺，真能借題發揮！您到底用不用啊？

慈：（搖搖頭，煩燥）蒼蠅！

福：（表面是勸解）但是，這麼多事害您心煩！其實，您反正躲心靜兒，皇上怎麼辦，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管他克！

慈：你還不知道天天用菊花樣，你沒看見剛才在我面前死氣白烈地跪着？你沒聽剛才張進喜說的那一套？就這麼吵得我睡夢不安的！

福：（實際是中傷）唉！皇上的八字也真不好，打登基那天就出事，那年不是鬧旱災麼？尤其珍貴妃入宮，唔，瑾貴妃，別怪我多嘴，我這人，就這麼心直口快，一入宮不是紫禁城走水麼？一定沖了什麼星啦！紫禁城的火燭從來是頂小心的，您看，說那以後，一年不如一年，鬧災荒，鬧反亂，鬧洋兵，還鬧什麼革命黨！都是沒聽說過的，越來越新鮮了！我看，八字兒上一定有點什麼，唔，什麼……（說不出）——

——忌諱，應該沖掉它，破破它！

慈：唉，這都是個人的感應兒，我……（不勝唏噓）

李：（岔開）老佛爺牌洗好了。

福：對了，我這人，就愛這麼有一搭沒一搭地亂說，又招您心煩，老佛爺還是鬥牌吧。

晉：對了，老佛爺您還是來鬥牌吧，別想那些啦。

李：老佛爺您快來呀，人家還等着翻本呢！

李：您可別越翻窟窿越大，嚙！

——慈禧等笑着走過來，

慈：（忽然想起）唔，蓮英，今兒洋人來都預備好了麼？

李：什麼都齊備了，老佛爺。

慈：我寢宮裏繡花的紅門簾，鼻帷椅披……

李：早換上天藍的了，素淨得很。

慈：是中國飯？

李：不，今兒又是西餐。

慈：酒哪！

李：您看着辦，葡萄酒，玫瑰露，法蘭西新到金頭銀頭的「白藍地」，什麼都有。

慈：今兒就開「白蘭地」，金頭兒的。

福：（新奇罕兒）老佛爺，金頭兒的頂貴吧？

慈：貴也讓他克！咱們在洋人臉面前不能太寒儉了，好像咱們國家真窮了似的，我可好

強！

李：今兒止入席，一開餐，讓毛子都覺得回到外國一樣。

慈：這麼說都很齊整了？

李：您想，人家德義公主忙了好幾天。

慈：是如江手經辦的？

李：您想，這會錯得可？



福：德義公主，老佛爺！我還沒有見過呢。

慈：這會兒給你引見引見。

福：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慈：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外國中國人。

福：他都笑了。

慈：哈哈，這孩子，又說傻話！（對福）俊得很。

福：這更得見識見識了。

李：（轉回牆好）德義公主，摸騰吧，老佛爺？

慈：（往前走，又一個念頭）對了，蓮英，那張畫像改好了沒有？

福：（插）畫像？

慈：一個洋妞兒，一定要給我畫張洋像，說要送到萬國克陳列，讓我天天坐第一個時辰

……，足足要了半年的罪。

福：那一定畫得巧啦！

慈：這巧呢？（轉對李）告訴德義，我不放心，一定要改，要沒改好今兒不准擺出來。

「德怨」自一塊，黑一塊，這送到萬國克陳列，人家說中國的皇太后陰陽臉，那成

什麼東西！

李：是，老佛爺。（欲退）



聽話！別是多聽話了！哈哈……老佛爺什麼時候我帶他進來跟您討個賞兒……

慈：（心裏比這子還清楚，早明白他的本意，但是不置可否）好吧，再說吧。

：「戴瀾福背球一鼻子灰。」

璵：（看有點騷，上來解圍）老佛爺，快來吧，等您半天了。

慈：（會安慰人，會找題目）不，這兒太熱，我看咱們娘兒們到湖裏划船玩一回怎麼樣

？還可以插點河鮮兒吃，菱角米，大蓮蓬，白花藕，什麼都有。

璵：（生學）那牌就不鬥了？

慈：（退到）要鬥也可以在船上鬥。

璵：（高興）好好，我來收牌。

慈：（向宮女們）伺候船。

宮：（打聽）是。

「值班宮女應下，另外的宮女幫助收拾。」

福：（什麼都稀罕）什麼船，老佛爺？是小洋汽船麼？

慈：唔，那東西，個個坐一回還新鮮，跑得太快，突突突地，坐在上邊心驚肉跳，坐久了，受不了。還是咱們中國的老樣兒好，一篙一篙地，慢慢地划，有意思多了。

福：老佛爺的洋玩藝兒可真不少。

慧：慧慧替人進貢的。

那：你愛麼？

慧：我不是那種老頑固，八音盒啦，白鳴鐘啦，我都愛，梳頭的洋花露水，洋香水我都用，噫的洋酒香檳酒我也喜歡，——就是洋人我格膩！

那：（笑）那怎麼呢？

慧：（真是格膩）沒上沒下，沒老沒少，講慧沒短！不過，唉，洋鬼子是鬼，是會出個學生高士那末，咱倒能得個那點鬼本領學來就好了。現在講時務的怎麼樣？學國語身上呀，學外國不認父母呵，學外國男男女女都可以亂七八糟呵！真是學什？（越說越氣憤）學野蠻！學野蠻！

正說到此時，一陣風似的吹進一位裝束的姑娘，高鼻樑，大眼睛，紅潤的面龐，嬌的身材，穿著一八九八年巴黎最流行的小腰身，大裙子的粉紅紗的時裝，還舉六把小洋傘，特別是端王福音，辨不出是中國人外國人，益發憐住了，看像個頭，佻的胸脯露在外面，繫着串寶石項鍊，想着又不散髮。

李鴻英：張進喜緊跟出來。

那：（懶黃）你……

那：（儀態大方地）老佛爺！（扯起裙子，一個外國禮）

那：（全副裝束更更好看了）

德：（清麗）洋人帶到齊了，要覲見您了。

慈：那張

德：順着德懿的改好了已經掛起來了，他們都誇好，老佛爺。

慈：（才放心）唔。

福：（耐不過）老佛爺，這位是德懿的母親。

慈：德懿公主。（轉）過來，德懿，我給你引見引見，這不是外人，是德懿的皇族，最近支那

的帝統，德懿的親戚。

「德懿過來拜禮，德懿不知道還什麼禮好。」

慈：德懿也不識，德懿，是欽差大臣裕慶的大姐兒，你看她，在外國長大的，什麼洋

規矩都懂，會翻八國的洋話。

福：哈，哈，哈，這以為來了一位新姑娘呢。

慈：她人好，雖然在外國長大，卻還沒忘了禮儀。

福：（奇突）跟咱們說話兒都一樣呵。

慈：（好笑）怎麼會不一樣呢？

福：我是看這外國打扮。

慈：德懿本來想換旗裝，是我看看新鮮，厚緣式的小腰身，荷葉邊大裙子，也別有風韻。特別偏見洋人，還讓他穿外國裝，（轉對德懿）怎麼樣，洋人來了！

德：已經到了親見的時刻了。

宮女上。

宮：老佛爺，總算備好了。

德：老佛爺，您倒是先上船門牌呵，還是先見洋人啊？

宮：老佛爺當然是先見洋人。

德：你沉吟不樂的，反正我抓個照面就來，你們先到船上克管我。

宮：不厭厭，是。

德：老佛爺洋人怎麼能我們不能看？

宮：唔，那不好。

德：好，那我們就在船上候您。

德：（對德菱）好，走吧！

德：是，老佛爺。

德：照像還備好了。

德：照像還裝。

德：林行會拿個小機關，給咱們娘兒們也照幾張。

德：

德：（同時）那敢情好。

趙：好，你們等着吧。（走一步，止住，摸摸鬍角，扯扯衣裳）我不用再換衣裳了吧？

德：老傷爺，您這身就頂好。

趙：（以飽餐一笑）會說話兒。（下去）

（李蓮英緊跟着。）  
（德馨回端王廟晉，晉禮，瑞妃，打了招呼，做了手式，正要下去，被張進喜喚住。）

張：大公主。

德：（停）什麼？

張：（怔愣，小聲地）珍貴妃讓我帶話兒，請您明兒進城去一觀。

德：什麼事，你知道麼？

張：不清楚，好像裏上有事兒問你。

德：明兒倒不是我值班，裏看請不請得下假來。

張：你可別慮，帶上那個照像的匣子呀。

德：好也。（要走）

張：大公主，我勸你看洋人吃飯去。

德：那有什麼好看？

張：我沒見過，開開眼。

德：來。

「張進喜高興之至，隨德菱同下。」

「晉禮憂鬱地踱過去，拿一把琵琶式的宮扇出神。」

「瑾妃也老大的不痛快，舉着把細紗團扇亂擺，扇墜子亂擺。」

福：（挑門）張進喜跟大公主說什麼？皇上要她進城？還珍貴妃什麼的，你們聽清楚了麼？

晉：（避開）沒聽見。

瑾：（永遠心直）哼，又沒好營生，我這妹子，姐姐都攔不到心上，連帶句話兒都沒有！

福：皇上近來不常到園子裏來吧？

晉：（打岔，弄花）瞧，花都黏了！拿噴壺來澆點水吧？  
「一宮女應下。」

福：（話裏有話）可不是，這花兒都搭落腦袋兒了，快澆點水吧。花呀朵兒的，就全憑這愛花的人經心矚了放在陰涼上，乾了就澆一注注水兒，冷了放進花窖裏，就全憑這點心意，這點仔細，這一注注水兒，來栽培，要不然，什麼好花不也都糟踏掉？您說是不是，娘娘？

晉：（沉默）……



瑾：娘娘今年以來，更不愛言語了。

福：怎麼是有心事？

晉：（勉強）我沒什麼說的。

福：我看您得學學瑾貴妃，想得開，吃得飽，睡得着。所以臉蛋兒越長越圓。

瑾：嘻嘻！

福：您哪，據我看，是一位頂好強，心裏頂有數兒的人，受了委曲不言語，就閉在心裏生悶氣。悶氣可不能多生呵！您看您，臉蛋兒不越長越尖？生多了，就沒精氣神了，就跟花兒一樣，黏了搭落腦袋……

瑾：（沒心）所以娘娘也得澆點水兒啦，哈……

「宮女提噴壺上。」

宮：娘娘，水來了。

晉：（忍着淚）不要了。（她轉身走入藕香榭）

瑾：（莫明其妙）娘娘！

福：別叫她啦，讓她歇會兒吧，臉色蒼白蒼白的，多可憐！

宮：瑾貴妃，讓水拿走了？

瑾：不，我不來洗。（接過來澆花）

福：瑾貴妃倒真想得開。

瑾：我是沒心沒肺，哈……

「載漪福晉伴着瑾貴妃澆花。」

「載漪，榮祿，袁世凱，鬼鬼崇崇地上來，榮祿，袁世凱躲在一旁，載漪先走過來。」

載：喂！

福：（一回頭）唔，是你呀！

瑾：（停手）您姑們倆有話兒我走。

福：不，瑾貴妃，沒什麼，（轉對載）怎麼到這邊來了？

載：那邊悶氣得很，看老佛爺走了，我們出來涼快涼快。我是有兩句話跟你說。（拉到

一邊，小聲地）你探聽老佛爺的心意怎麼樣？露了點口風沒有？

福：我就說，哪一天帶進來跟您討個賞兒。

載：老佛爺呢？

福：說「再說吧」。

載：（皺眉）你沒提提要立個大阿哥有什麼好處？

福：你別忙，今兒才頭一回。

載：你不知道，現在寧不宜遲呵！

福：交給我，你看着一定辦得到。

瑾：（在一邊）唔，我先進克了。

福：不，咱們娘兒們一塊進克看看娘娘，讓他們爺兒們在這兒，免得拘束。  
瑾：好。

「她倆攜手。」

「榮祿袁世凱過來。」

袁：這事兒到底怎麼辦呢？

榮：看出來沒有？老佛爺不是不想辦，您是有點猶豫不定，下不去手。

袁：現在再不下手，底下難題怕就更多了！

載：有什麼辦法呢？

榮：目下最少要做兩件事：這第一件，凡是三品以上的大員，不管是京官是外任，都要到老佛爺面前來謝恩，那麼，大權就還跑不出咱們的掌握，這第二件，要用點武力了，我把我北洋的軍隊，如聶士成的，董福祥的，和你（指袁）的，暗地裏調集到北京的四週，一旦有事，也免得措手不及。

載：皇上對袁大人倒還信服。

榮：我們正好用他這一點。

袁：所以有時候在皇上面前，卑職也得裝出幾分把維新當口頭禪的神情，也得做幾說良的勾當，您二位一定說包涵。

榮：那當然，那當然。

戴：我這人急脾氣，究竟怎麼樣才好下手呢？

袁：我倒有個辦法，（左右看看）今年十月秋季北洋大操咱們攬大舉辦，請皇上奉太后到天津閱兵，預先埋伏好了，（下手）一個準兒，就說是亂兵，還沒有形跡，不落閒話，不知三位夫人高見如何？

戴：妙極！妙極！

榮：對，袁大人真會出好主意！

袁：豈敢，豈敢。

戴：對，咱們就如法泡製，哈……

榮：哈哈，來來來袁大人，開點我的鼻烟，夏天，避瘟疫，去暑氣。

袁：是。（接過來）您這鼻烟壺是古月軒的？畫的「五霸彈」，五隻公鷄個個雄糾糾的！

戴：您看我這個，（也從荷包裏取出）水晶壺，象牙柱，這不算新鮮，您照照裏頭。

袁：（接過來照）呵呀！

榮：什麼？這麼大驚小怪的？來，我看看。

袁：您快看吧（雙手遞過去）

戴：（在一邊）夏天，看着涼快。

榮：（看）呵喇！這涼快呢？大美人兒，一絲不掛，越看越熱，哈……

「正笑着，聞着鼻烟。」

內條塔布，繡節尚書，許應麟，禮部主事，朝服未整，狼狽不堪，匆忙而上。

榮：（生氣不接下氣）老佛爺哪？

許：（也一樣）老佛爺在哪兒？

榮：怎麼回事？

許：發生什麼事情了？

榮：（祇是擦汗）……

許：（直着眼珠子喘氣）……

榮：（急）到底是怎麼回事？

許：（急）到底是怎麼回事？

「久之久之，懷塔布許應麟好像忽然醒過來一樣，同時「哇」一聲伏到地上大糞。」

「三個人都楞住了。」

「進去的晉禮，撞妃，端王福晉跑出來看。」

晉：我的媽呀，這是誰在這兒……

晉：快小聲點吧，回頭讓老佛爺聽見。

「這才閉住聲氣，但還在抽咽。」

福：兩位大老爺兒，怎麼這麼個哭法？

袁：快說呀，這樣抽抽咽咽，如喪考妣似的？

榮：到底是怎麼了，懷塔布懷大人？

福：（要說，用手畫了半天，說不出，又「哇」一聲）……

許：（擦了半天鼻涕眼淚）完……了……都……完……了……

十衆人面面相覷。

袁：什麼都完了？

許：（勉強）禮部……有六位滿洲大員……都被……貶官……

懷：（這才）我的爵位……是從先帝多爾袞入關……賜封的……多少代了！

載：（死死狐悲）這麼一說，皇上又……

許：完了……什麼……都……完了……

榮：別站在一邊不言語，袁大人，你看這步棋。

袁：（搖搖頭，做想狀）唔……

榮：再不將君，再不招老將，必是死路一條了。

袁：是的，很緊迫，很緊迫。

福：（另外一組）娘娘，您看還是把老佛爺請出來，好不好？

晉：（懂事）這事我不懂。

瑾：對對，請出來好，咱們也可以跟着老佛爺常進進宮，多跑跑，免得老守在園子裏，真在這兒吃齋念佛，當起尼姑來啦？

福：說的是啊，大家都跟着活動活動。

載：現在沒別的說的，還是咱們的老法子，待會兒老佛爺一回來，咱們都跪下來，別的也不求，就是那三條，不恩准咱們不起來。

榮：對對。

「正說時，李蓮英的聲音：「來來，慢點，抬這邊來」。

「兩名太監荷着當時流行的照像機，三角架，一面黑一面紅的布，由李蓮英指點着上來。」

李：（關照大眾）伺候着吧，老佛爺就要回來照像了。

福：老佛爺那邊都完了？

李：可小心點，洋婆子不懂禮法，老佛爺直不暢快。

太：李總管，這機器擺在哪兒啊？

李：等德菱公主來了再說。

太：呶。

載：李總管！

李：什麼事兒，您哪？

載：請過來。

「李蓮英過去。」

載：商議點要緊的事兒，您看懷塔布懷尙書，（互相打個隨）還有許應麟許主事（互相打個隨）都……

「幾位大人圍上李蓮英。」

「張進喜提着個皮包，頂興奮地上來。」

張：「向外」大公主，在這兒。」

「德菱上。」

太：怎麼攔，大公主？

德：來，讓我看。

「她端詳部位，指點着擺放。」

「端王福晉，瑾妃，晉禮園過來。」

福：大公主，這就叫照像的「鷄」呀？

瑾：聽說照像就是把人的魂兒拘住，照一回像血分吃一回虧，是麼，大公主？

福：呵呀，那我可不敢照。

德：都是沒看見過，瞎說的。

張：大公主，這裏頭洋人用了什麼法術？爲什麼一攝就把人都給吸進克了呢！



福：照的時候痛不癩着去公主？

德：心笑，無漫同答。

福：啊呀，聽說有人照了回像，半個月都爬不起坑來，這怕是洋人害咱們的玩兒吧？

一德菱只顧自己擺放鏡頭。

張：唔，洋人（想）端手福香，我着見洋人吃飯了，（笑不可仰）給……

福：怎麼啦？

張：您猜怎麼着？不用筷子，一個刀子似的，一個爪子似的，一個鏟子似的，一個匙子

似的，左右開弓呵，兩個手一齊來，哈……

福：那怕不過來，還不割成三瓣子嘴啦？

張：洋婆子眼睛藍的，身上都是毛，大公主，您這跟她們說話兒，您不怕麼？

德：他們跟咱們也是一樣的人。

張：唔，我可怕。

福：大公主，您怎麼會翻洋話的？據說一到外國一喝洋水就會翻了，是麼？

德：你是喝洋水喝會的，還是學會的？

張：這不是學會的，皇上還跟我學了幾句呢。

福：大公主，您也教教我，我也學學，翻洋話。嗟哩嚕嚕，嗟哩嚕嚕，要舌頭會打嚕嚕

您聽我「啣嚕……」（用舌頭打啣嚕）成不成？

「大公主笑，大家也忍不住，都笑了。」

「那一羣人轉過臉來。」

李：「還有心程笑？別笑了，這兒哭還哭不過來呢。」

「這一說，都板起臉來了。」

李：「（轉對大員們）這事兒，就這樣辦，您交給我；老佛爺，您不是不願意，實在是時機未至，現在既然是木已成舟，我想老佛爺更會無可無不可了。（似有發現）唔，老佛爺到了。」

「他下去迎接。」

「這些人準備。」

德：「都弄好了麼？」

德：「都對好了，你來看。」

張：「（鑽到布裏去）呵，這景緻真的似的，呵，樹葉兒還動呢，——對了，怎麼，

天在地，地在地上？那照出來不是倒的麼？」

「正看時，李蓮英扶慈禧上，宮女太監隨後。」

張：「（一大發現）噢，你看，老佛爺在裏頭，怎麼，脚朝天走道兒？」

李：「別亂說。」

「張進喜一聽李總管開口才鑽出來，發現老佛爺確實站在面前，臉上頗有不快意的

神情。

磯：（趕快打個隱）老佛爺。

一慈福也沒言語，冷場半天。

德：（試探地）老佛爺，是不是就照像？

慈：（藏着心事）好吧。

一李蓮英等伺候慈禱過來坐下。

一德菱一邊準備對光。

慈：（微惱）德菱，洋婆子怎麼這麼沒規矩？一個穿方格子衣裳的，嘴上都長了鬍子的

洋婆子，東翻西翻還不說，她怎麼敢在我的寶座上坐一下呢，那是我的寶座，連皇

上都不敢呵！這些洋……（要罵，看看左右，又忍住）。

德：是？我不立刻叫她到一邊去了麼？

慈：哪次賜宴給洋人，都是關一肚子氣！

李：算了吧，老佛爺，您跟他們生什麼氣？祇要咱們國家強盛，番邦夷狄算個什麼東西

！都給趕出克，不理他就是了。可是，聽說皇上要把滿洲的大員都吃掉，另請洋人

來把持朝政！老佛爺，不是奴才給您火上添油，老佛爺，您看，禮部尙書懷塔布，

禮部主事譚輝

說到這裏他們都一哇一聲，哭着跪倒了。

許……

（同聲）老佛爺……天恩……

「李蓮英也抹抹眼睛跪下去，慈蔭一楞。

「載漪，榮祿，袁世凱迎跪下來。

「載漪福晉和瑾妃，拉着着溥儀一洞跪下去。

「德慶和張進喜在一邊，不知如何措置。

慈：到底怎麼回事？繞着圈地跪一大片？

載：（悲憤之狀）老佛爺……不必問了……反正事情更緊了……有三件請慈恩准：

第一件，凡是二品以上的大員上任以前都要先到老佛爺這兒來謝恩。第二件，爲了

提防意外，把北洋各路大軍調集到京城左右，第三件，爲了保全祖先的宗廟社稷，

請皇上在今年十月奉太后到天津閱兵……

「慈蔭不言語，咬着下嘴唇。

榮：老佛爺，不是臣等故意兒地早晨跪了，晚上又跪……

載：老佛爺，實在是迫不得已。

懷：老佛爺，小臣的封爵已經世襲八代了。

許：老佛爺，天恩！老佛爺天恩！

李：老佛爺，祇要您心眼活一活，點一點頭，天下不都太平了？

「繼之，全體同聲」老佛爺」，「老佛爺」地乞求。

「慈禧反而清爽了許多似的。」

德：（扯起家常的口吻）德菱，我坐着照好，還是站着照好？

李：老佛爺，隨您，怎麼都好。

德：好，照吧。

「德菱剛要動手。」

慈：唔，這回我拿着鏡子好還是看別的地當好？

德：老佛爺，您看，哪兒都好。

慈：這孩子什麼都隨我——來來，端王福晉，別跪在那兒啦，你不是想跟我合照一張

福：老佛爺，您不恩准，今兒我們誰也不起來。

慈：（露口風）算啦，起來吧。

李：（進一步呵）老佛爺，您恩准了？

「慈禧不言語。」

「德菱到鏡頭前來，張進喜替她舉着小傘罩太陽。」

戴：老佛爺，您到底恩准了沒有？

李：老佛爺，您就一點頭兒。

德：（準備已畢）老佛爺別動，（打開鏡頭）。

「慈禱盤算已定，輕輕點了一下頭。

德：壞了！動了！（關上）

張：怎麼，老佛爺，這一點頭照到像裏去了？

「德菱急壞了。

「那一羣人笑着爬起來。

——幕 落

第二幕

時：戊戌陰歷七月廿八日

地：紫禁城懋勤殿內

人：春壽

張進喜

德菱公主

春齡

珍妃

王商

光緒皇帝

康有爲

譚嗣同

袁世凱

次日，天氣一樣熱似

懋勤殿在紫禁城的角落裏，本來是一座破爛不堪的舊殿，油漆彩畫多已脫落，多年沒用，一直封閉着，裏面堆積許多不便去掉的廢物，永遠見不到天日，黑慘慘地，大蜘蛛網上掛着灰塵，地氈裏生着苦莓，陰濕之氣使人難以忍受。

雍正，乾隆，嘉慶三朝曾有開懋勤殿的故事，採用復古賓師之禮，燕見賜座，顧問



大政方針，光緒和他的維新派因鑑於西洋有內閣的設立，很想延聘中外政治專家數十人，以做維新的嚮導，所以，這一座老舊不堪的殿堂必然被選擇而重新佈置起來。

這佈置，是半中半西半新半舊的。比方：皇帝的寶座仍然居高臨下，而寶座的對方已經不是拜跪的所在，另換上西洋會議的長桌。比方：壁上高懸帝王像，雍正，乾隆，嘉慶的大幅畫軸，但又加雜着兩幅油畫，一幅彼德大帝，一幅明治天皇，都是維新派所崇敬的賢哲。

幕開。

昨天用的照像架子支在殿角上，張進喜對這玩藝特別發生興趣，左邊看了右邊看，又鑽到布幕裏去看。

春壽，一個伺候珍妃的宮女，年紀十五六，伶儷活潑，後邊垂着大辮子，前邊梳着齊眉總髮，齊眉總髮落到劍眉上，兩隻眼角向上挑着，水汪汪細長的眼睛，眉眼之間透出一種利索，但面龐和嘴角上總離不了笑，充分表現是一個玩皮的丫頭。

壽：（上來）生不知張進喜躲到哪兒去了，想出去找）張進喜！張進喜！

張：（在布幕裏）唉！

壽：（轉身，還沒發現）你在哪兒？

張：（嘿呀）我可看見你了。

壽：（這才發現）你在這兒！

張：你在這裏頭，脚朝上，頭朝下。

壽：你才頭朝下呢。

張：（出來）不信你來看。

壽：誰看你！珍貴妃要我來問，皇上回來沒有？

張：你看，嚇兒回來了？

壽：大公主說，要再不回來怕不能照了，因為這兒本來就黑。

張：那這架子就收了？

壽：不要沒回來，珍貴妃想趁着這時候一個人出來照一張。

張：就穿大公主帶來的那套洋襪？

壽：吶。

張：裝扮一個外國嫩毛？

壽：吶。

張：（跳起來高興）好好，那才好呢。

壽：要照，你吩咐大把門看好，就是皇上來，也傳一聲再請進來。

張：好好好，（剛要走，又回來）春壽，咱們倆照一張。

壽：誰跟你照？我不照像！快去把門看好，看她們照像多新鮮！

「春壽美下。」

「張進喜到門上吩咐幾句，立刻回身。」

張：（向內）春壽，好了！！

「春壽上，德菱上。」

張：架子就支在這兒吧，大公主？

德：呵，就那兒，不動。（她去對光）呵呀，現在更黑了，快請珍貴妃出來吧。

壽：（向內）出來呀，珍貴妃。

珍：（在裏邊）門看好了麼？

壽：看好了，不會有人進來，您來吧？

珍：（似乎要來，已經到了門邊，又縮回去）呵喲，怪不好意思的。

壽：怎麼您倒害起羞來了？

珍：我不是。

壽：穿上男裝就得像個大男人呵，您又是外國裝，更不應該害羞了！

珍：那兒沒有別人吧？

壽：沒有，除了我，大公主，就是……

「張進喜擺手，打聽乞求。」

壽：哈哈，就是那個照像的「鷄」呀！

珍：不，咱們裏邊來照吧。

德：不，還是到寶座上來照，穿着洋裝，在這寶座上特別有趣兒！春壽，你跟春蘭兩人把珍貴妃駕出來！

：好（一下跳進去）

珍：（在裏邊）唔，我不，我不，……

「但是已經被春壽和春蘭，一個比較醜陋的宮女，和春壽一樣打扮，祇是比較高一點，大一點，推推拉拉地簇擁出來。」

「珍妃，一隻手被春壽拉着，春壽舉着一根手杖，一隻手被春蘭拉着，春蘭拿着一付白手套。」

「珍妃，換上一八九八年巴黎最流行的晚禮服，燕尾，小褲腿，白頭領，高褲襠，只是笑着不肯抬頭，不敢看人。」

德：珍貴妃您不是常常喜歡穿男裝的麼？

德：珍貴妃穿的是皇上的龍袍。

珍：不是別的，這外國衣裳穿了好不得勁兒。

德：沒什麼，穿慣了就好了，好像把人給管住了似的，是不是？看看，轉過臉來，我給你打打領結。

「珍妃一轉身，發現張進喜想退回去。」

張：娘娘，我，怕什麼的？

珍：幹嗎在這兒，你？

張：瞧新奇罕兒，閉關眼，哈……

壽：去你一邊的！

——張進喜退後幾步。

德：珍貴妃，快點吧，已經不夠亮了，回頭有人來更照不成了。

——德菱把珍妃請到寶座上。

德：坐着麼？

珍：不，哪兒能坐？

德：（替她擺姿勢）把白手套帶上，這隻手扶着手杖，（退後一步）不，提上來夾在腰裏看

看——裝男人耍英武，還不夠英武的。

壽：耍英武，珍貴妃，我把桌上的「十二太保」，那十三響的洋手槍拿來您舉着照一定

英武多了。

——說時就要去。

珍：不不，我不要那東西。

德：手槍太野蠻，還是手棍文明。

張：不過，這手棍一夾，有點像洋混混兒！

壽：有你說的！

德：（準備已畢）好，就這樣照。

「德菱向像機走去。」

珍：唔，大公主，你跟我一塊照。

德：（爲難）那，誰攝呢？

珍：你不跟去佛爺合照過，那是怎麼辦的？

德：那是，是李總管攝的。

張：（上前）我來攝。

德：唔好，等我把酒釀好，（過去對光）這屋裏怎麼這麼濕氣？

珍：這懋勤殿多少年沒用過了，破破爛爛，這才打開幾天，重新擺飾的，你看擺飾的還

甚麼？

德：唔特別！

張：（愛說話）當中這三張龍宗是雍正，乾隆，嘉慶，都是開過懋勤殿的，那邊的那位

是（說不出來）……哪一國來着？

德：說不出來吧，大老板的皇上的大彼德。

張：對，大彼德，這邊的這位……

德：是日本……

張：這我知道，你槍什麼？是少日本的明治天皇，對不對？

德：（考）供祖宗是爲開過懋勤殿，供他們兩人幹什麼，春壽你知道麼？

春：因爲他們兩人，他們倆人……

張：這你不知道了吧？因爲他們兩人……他們兩人……也開過懋勤殿麼！

「門起一團笑。」

珍：（一邊笑）誰跟你說，的進喜？

張：（一本正經）皇上說的。

春：外國毛子什麼時候到咱們這兒來開懋勤殿？

張：（扯，也許是開的外國懋勤吧？

「一團笑。」

德：別笑壞了人，來，光對好了，（對張）你就一攛這一消息一兒，一緊一鬆就成了。

張：沒吃過豬肉，還沒看過豬跑麼？我看見過，您請吧。

「德菱走到寶座旁。」

德：珍貴妃，我們怎麼照呢？

珍：我是男的，你是女的。

德：是，可是……

張：我看見過外國毛子，女的都標着男子的膀子。

德：好好，來來來。

「德菱笑着挽上珍妮。」

壽：兩人還得近點。

珍：（羞）去，去！

張：得了，行了吧？就一攝根兒就得喝，是不是，惹哪？

德：好，你攝吧。

珍：我想笑。

張：唔，別笑，一笑牙都照進克了！來來……

「正要照，有人聲。」

珍：看什麼人？

壽：（過去看）皇上回來了。

珍：慢點開門，（說着就往裏跑）

張：照完了再進去好不好？（還攝着那把手）

「珍妮已經進去了。」

張：（一放）瞧，白忙喝半天！

「春壽着驢跟進去。」

「德菱整理照像機，張進喜幫忙。」

「上，光緒垂頭喪氣，王商後隨。」



王：外頭熱，皇上，身邊沒涼快。

光：（滿肚子不高興）怎麼這麼半天不開門？

張：（笑着，打鬧）皇上！

德：（也過來）皇上！（是外國禮）

光：陪，德菱，你還沒走，聽說老佛爺在念叨你了。

德：是麼？那我趕快……

光：可是你稍等一會，我問你幾件事。

德：什麼事，皇上？

光：（過來）你請坐。

德：（不自然地）是……

光：（突如其來）你覺得老佛爺怎麼樣……

德：（不知怎麼回答）唔……好……人好……

光：你覺得老佛爺利害不利害？

德：（想老人家，心慈面軟的……）

光：可是她背後有一大堆人……

德：怕老佛爺也拿他們無可奈何。  
一就這樣，沒有話了，沉寂一時。

光：你在別處，他看見人家的皇子，人家也有太后，人家也跟我們一樣麼？

德：不一樣，誰跟誰都不一樣。

光：太后跟太后還干預政事麼？

德：那……

光：你撒謊又沒有憑，你既沉寂一時。

德：是的是的。

光：上朝臣子也可以坐着麼？

德：有的是這樣。

光：他們朝見的朝師怎麼擺佈？

德：這……

光：你看是這樣麼？（指着這戲臺）這戲臺大長桌子，一邊寶座。

德：太長桌子是有的，可是寶座……

光：（更上一層）喂，你覺得我怎麼樣？

德：（起立）……

光：……

德：……

光：……

德：……

光：……

德：……

光：……

德：皇上。

光：比方，我能不能趕上彼德大帝，明治天皇？

德：皇上。

光：原有爲把他們一生的事情寫給我看，我已經讀了好幾遍。你到底覺得我這個皇上怎麼樣？

德：（半天）廠裏想往好處做，都是好的。

光：（苦悶）想做，可是做不了，怎麼辦？

「德菱不知如何回答。」

德：（又半天，推托）皇上！我不懂這些。

光：好，你去吧。（德菱要走）唔，你教我的，再會叫 Good-bye 是不是？

德：Yes—Good-bye—

「德菱去收照像機。」

光：慢點收吧，等廠老師他們來了，我們要在這懋勤殿裏留張影。

德：好，可是，怕光不夠了。

光：他們就快來了。

德：是。

「德菱扯起裙子，行個洋禮，下去。」

張：皇上，您的洋話翻得那麼好，您也教奴才幾句。比方：奴才要也懂幾句，不是就  
可以用洋話指使了麼？

光：（煩）去，去！

「張進喜退到門口，發現有人。」

張：皇上，有人在這邊來了。

光：是誰？

王：（過去看）皇上，康有爲康老師，譚嗣同譚大人。

光：好極了，他們來得正好，張進喜，你去進裏邊去。

張：是皇上。——唔，皇上不教奴才翻洋話，奴才找大公主克！

光：（煩）去！

張：（打聽）是，皇上。

「張進喜退入內室。」

光：（長嘆一聲）唉！

王：這是這麼一陣子的風氣，都中了魔似的學洋人，連咱們老佛爺都天天擺弄洋玩藝兒，  
您看您今兒到園子克，老佛爺不正在聽「八音盒」哪麼？

光：（有所思）……

「說着，康有爲在前，譚嗣同稍後，連袂而上。」

「康有爲，一位清瘦的老頭兒，書確實讀得多，有人喚他康聖人，一年到頭不吃葷，有人喚他康長素，孤高自賞，看不起人，有人喚他康怪。對於儒家思想別有見解，對於西洋文化也彷彿還能接受，廣東南海人，儀表行爲思想都覺得灑脫，眼睛雖小而目光炯炯，聲音雖弱卻雄辯動聽，他反對無爲而治，所以自名有爲，實際上，他除空想以外，實在談不上有爲。」

「劉勳，字壯飛，湖南瀏陽人，至高宗強，大手大腳好任俠，善劍術，簡直是粗漢子一條，又方又高的上額，又直又硬的鼻子，粗眉毛，立眼睛，厚嘴唇。外表近於粗魯，實際卻是一位非常勇敢，非常果斷，而有他自己看法的人，有人罵他是一頭漢子，就因爲他猛進猛退，能體會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的思想而構成他自己的見地，確可稱爲晚清思想界的慧星，不過也是在自己的空想裏過日子的人，還是書呆子的本色。」

「兩個人都穿的便裝，上來，一齊打聽。」

譚：「唔，這兒都擺飾好了？」

光：「康老師看還好麼？」

康：「臣看這樣最爲得體，既可收廣開言路之效，又不背君君臣臣之道，兩全其美，再好沒有了。」

譚：「皇上，開刻的洋人都已經在私下徵詢過意見，他們都很願意出任客卿，幫助我們推

行新政。現在一切的辦法都準備週到了；康廣仁，梁啟超，林旭，楊銳，劉光第，諸位大人正在參對西洋議會的制度制定懋勤殿的則例，皇上，這道詔書是不是明天就可以發出去？

光：好好，不過……

譚：怎麼？

光：（嘆氣）……

譚：皇上到頤和園向太后請示開懋勤殿，太后的意思怎麼樣？

光：王商，到殿門口看看。

王：呬。

「王商打聽，下。

譚：（性急）怎麼樣，皇上？

光：……

譚：難道還不成？

光：……

譚：您沒說雍正，乾隆，嘉慶三朝都開過懋勤殿，這又不是破壞祖制？

光：……

譚：到底怎麼樣，皇上？

光：（不得已）……不必問了……不行了！

譚：不？……

「追問半天，結在一個「不」字上，垂頭走到一邊去。」

康：（到底沉得住氣）太后怎麼說的？

光：我想，太后又是受了那羣糊塗大臣的包圍，以前我下了那麼多維新詔書，他都沒有反對，是不是我們操之過急了一點，恐怕我們不該把舊衙門撤掉，不該罷免禮部六名大臣的爵位……

康：是的，所以我從開始就對皇上說，沒關係，讓他去，要推行新政，不必裁撤舊衙門，祇加添新衙門就夠了，不必罷免舊官，祇任命新官就可以了……

譚：（暴躁）溫和！溫和！還是溫和！

康：（不介意）嗣同，你忘了我講的自生自滅的道理了？

譚：是的，善者自生，惡者自滅，順者自生，逆者自滅，可是，我們等到哪一天呢？要聽其自然，怕幾百年以後還是這老樣子。

康：不必加害別人，你祇發展你自己。

譚：沒意加害別人，可是（轉對光緒）我們為什麼要裁撤守舊的衙門，罷免守舊的大臣？

光：（弱）還不因爲我們天天喊維新，喊破了嗓子也沒用。

譚：對呀，這些守舊的衙門，守舊的大臣擋着我們的路，不把他們廢除罷免，我們沒法

走！你不害他，他來害你！

康：你要站得住脚就不怕他害，要站不住，就是沒人害，也會自己倒下來。

譚：（結論）溫和，不能把舊的從根除掉，不能一下子都改了良，所以說溫和！

康：（笑着搖頭）溫和，我決不溫和，李鴻章那羣辦洋務的人纔溫和。

譚：（詰問）康老師，您罵他們什麼？從同治以後，所謂洋務，所謂變法，祇知道變甲不知道變乙，祇知道變外表，不知道變內容，祇知道變枝節，不知道變全體，所以一遇到有事，如甲午東海一戰，我們有鐵甲兵船，可是怎麼樣？開出去投降！我們有機關大砲，可是怎麼樣？砲彈裏裝的是泥沙。有什麼用？有什麼用？凡是枝枝節節，畏首畏尾，東補補，西連連，不能澈底從全體上改良的，那就越改良越糟！——是不是您罵他們的？

康：當然是這話。

譚：可是康老師，我怕這話現在都罵到我們自己頭上嘍！

康：這話不這麼講，他們辦洋務的是跟守舊大臣拉起手來幹，我們是另立門戶來幹！

譚：您的意思，他們幹他們的，我們幹我們的？

康：（講）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理並行而不相悖，春秋三世，可以同時並行，合適的自然存在，自然發達，自然改良……

譚：（悖）康老師，您這點意思我不能完全信服。他做他的舊堂官，我做我的新知縣，



井水不犯河水，天下怕沒有這種事吧！（轉急）既然勢不兩立，就是死對頭，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投降，就是殺掉，天經地義，沒有第二條道可走。

光：你一向太急烈。

譚：皇上，除非從今天起我們不維新，算了，不然，立刻就——下手！

「光緒和康有爲一驚。」

光：（愛的中斥）有人說你瘋瘋癲癲，我看你少說瘋話吧！

譚：（忍退）是。

康：（解釋）要腳踏實地，不要太理想，像那般革命黨就都犯了理想的病，有理想是對的，理想是一回事，還要睜開眼睛看事實，事實又是一回事。怎麼樣把理想與事實調合，能逐步地實現理想，那才能成大事。所以聖人治春秋，講大同之世，可又要講小康，佛家有大乘之教，但仍不廢小乘，都是這個道理。

光：是的，你聽康老師說。

譚：（軟化）我覺得您說起來條條是道……

康：（大笑）哈……慢慢，你就會更明白我的道理了。我們不要看得太淺，太近，太庸俗，眼光要遠，要大，要超脫！你以為你今天手刃着刺刀，一個一個地把守舊的大臣都除掉，就能談到維新改良麼？姑不論你是否殺得盡，卽或殺光了，新政就算推行了麼！不是，決不是！所以表面的文章沒用，這樣，不但不能救苦救難，反而增

加了苦難，我們到世界上來幹什麼的？要時時刻刻記住，我們是來勸人爲善的，我們是使徒，我們是來布道的，明明是個亂世，我們不躲避，我們反而要走進去，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聖人說「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護與？」我們是以大事而出世，我們是來救衆生的，我們要以我們的德性，以我們至仁至愛的心來普渡，來感化，來超脫，我們要苦口婆心，諄諄地教誨，能把我們的仇人也感化成我們朋友，天下人人從心裏頭明白改良維新的道理！（得意）到這一步麼，雖然夠不上大同之世，也庶幾可以稱爲小康之國，雖然達不到大乘的美滿，也差不多可享小乘的快樂了！

譚：（深沉的，緩慢的）世界各國要想變法，沒有不是從流血開始的……

康：但我們中國就要另走一條把聖人，佛法，耶穌三教合一的一條新路。

譚：我怕這羣人愚頑不靈，中毒已深，不可救藥。

康：那就看你德性感應的大小了。

譚：不用說全國各省，就是京城一地，就是朝庭一角，這一羣士大夫咱們都感化不過來。……康老師，您的學問，您的思路，又淵博，又深遠，可是，我總覺得感得我們太遠，太空，太……

光：我不敢說康老師空泛，也許那正是他的奧妙，不過，我們下詔維新也有一兩個月了，除了詔書之外，什麼動靜也沒有，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我們到底怎麼辦好

呢？

康：皇上，我們爲什麼要維新？因爲我們苦。我們維新爲什麼？我們爲找樂。苦是我們的現世，樂是我們的天國。不論什麼宗教都是吃苦而尋樂的，我們也應該把我們的維新當做我們的宗教一樣看。

光：那什麼意思？

康：我覺得皇上和譚大人乃至我們這一輩志同道合的，都把維新的事看得太苦，不能解脫，我認爲卽或是苦，我們應當把它當作樂事來做，就好像，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流血，不能說是不苦，但目的在天國之樂。佛教的苦行絕俗，也可以說是極苦，但目的在涅槃之樂。我們至少應當把我們的維新看做天國涅槃，那還有什麼苦惱呢？

「康聖人實在說得太遠了，光緒似懂非懂地領首。」

光：（想了半天，似有所澈悟）是的，我想我懂了，我們應該吃苦，可是我們不要苦惱，而且……

譚：爲了真理，去受苦，去流汗，去流血，去死，都是值得的，這我懂，我不苦惱這個，我所苦惱的是我們知道的太多，而做的太少，而且老是等，等什麼？

「正說到這裏，王商進來。」

王：皇上，袁世凱袁大人到了，請求謁見。

光：他！這時候來幹什麼？你說我忙得很，有什麼事明天上朝再說。  
生：呷。

「王商下。」

譚：皇上，袁世凱這個人精明強幹，很可以重用，您別看他是一榮祿的部下，常跟守舊大臣在斯混，他很懂維新的道理，很同情改良變法呢。這個人，我們要能攏絡過來，將來必有大用。

光：不是已經升他爲兵部侍郎了麼？

譚：他練新軍很有成效。

「說着，王商復上。」

王：啓稟皇上，袁大人說有機密要事報告，一定請皇上賜予接見。

光：（蹙蹙）好吧。

王：是。

「王商下。」

「譚嗣同看看康有爲，跟過去。」

「立刻，袁世凱就上來，王商隨後。」

袁：（叩安）皇上！康大人！譚大人！

譚：袁大人什麼事？

袁：臣有一批機密的文件，還有一段機密的消息，想面陳聖上。

光：好，你說吧。

袁：（四顧之後）皇上，臣光明磊落，並不是有什麼鬼鬼崇崇的勾當，不過，此事關係至大，臣並不是要避諱康老師譚大人，臣以爲現在不便公然討論，可否請康老師譚大人迴避一下！

光：我跟他們沒話不說。

袁：還是迴避一下好。

光：……

譚：有什麼怕人聽的？

康：好吧，我們迴避一下，何妨？

「康引譚欲下。」

袁：康老師，譚大人，多多失禮，請不要見怪。

「康譚同下，王商隨下。」

「袁世凱四面望望。」

袁：（上前，做機密之狀，取出一卷文件）皇上，臣把革命黨的計劃書都蒐集來了，從興中會以後，他們散在江南各省，荒鄉僻壤到處都有，他們想在民間安穩了根基，一旦舉事，四方響應。不過，這計劃書一到手就可以剪草除根，百無一失，所以，

臣特地機密地給您呈上來。

光：（接）很好，但還有什麼怕人的？

袁：（更走向四面看了，壓低了喉嚨）皇上，有一件真怕人的事，不但關係大清的國運，不但關係皇上您的龍位，甚且關係您的性命！

光：什麼？

袁：皇上，今天您到園子裏去，老佛爺是不是提起十月要到天津閱兵？

光：是的，我正納悶，爲什麼忽然想到天津閱兵？

袁：皇上，此中有詭計，臣不必往下再說了。

光：什麼？

袁：頤和園這些日子是冠蓋往來，被罷免的守舊大臣哪個肯就甘心？希望皇上考慮，希望皇上珍重。

光：你說明白點。

袁：不必多說，一旦有事，臣一定在您的左右就是了。

光：他們想到天津把我……

袁：皇上，爲避免嫌疑起見，臣不便久留，回頭彼守舊的大臣發現了不好，有什麼信息，臣再給您稟告，總之，皇上，臣別無話說，您看吧：世凱永遠是您的忠臣！

一就這樣，打個隨。匆匆溜下。

「光緒如中了電似的舉着那一束文件發呆。

「張進喜上來。

張：皇上，就您一個人了？大公主要走了。

「說着，珍妃已經換了旗裝攜德菱公主上。

「春壽，春齡後隨，一團興高彩烈。

珍：皇上，我今兒照了一張奇怪的像，明兒影出來你看。

張：皇上準不認識！

德：皇上，您不是要給這懋勤殿留個影麼？現在時候不早了，就照麼？

光：（死沉地）算了，不照了。

德：不？……

珍：皇上，懋諸大公主來，主要不就是爲給懋勤殿留個影麼？爲什麼又不照了？

光：（搖手）……

珍：是怎麼了？

「光緒往下走。

「都很掃興。

光：（忽回轉來）大公主，頤和園，這些日子是很多人去麼？

德：（沒頭沒腦）呵！……很多！……

光：是不是想對我有什麼！……

德：（莫明其妙）您問什麼？我不懂。

「光緒揮揮手，正要下去。」

「康有為，譚嗣同又上來。」

「互相見過禮。」

譚：皇上，袁世凱來說什麼？

「光緒指指那一束文件，沒言語，就下去了。」

珍：皇上，您哪兒去？

「沒有回答。」

「譚嗣同走過去取文件翻看。」

譚：唔，就這個。

「康有為過來。」

珍：（也過來問）什麼？

「譚嗣同還沒開白，德菱要收照像機。」

德：收了。

張：是。

珍：（轉身）我看慢一點收，今兒天黑了照不成，留着明兒再照。



德：明兒怕不能來了。

珍：不要緊，明兒不成，還有後兒呢？

德：好吧，我該趕回去了，晚了怕老佛爺發脾氣。

珍：不敢留你，快走吧，希望你常來。

德：好，再會！（握手）珍貴妃。

珍：（不自然地拉住）不送，再見。

（握着手，德菱公主歸去了。）

珍：（放心不下，回過頭來問）到底什麼東西，譚大人？

譚：（一心在翻書）……革命……革命……

康：（灑脫）難道就是這個東西，又使皇上難過？

譚：這上頭可把我們維新的罵苦了。

珍：難道他們不贊成維新？

譚：他們嫌我們維新得不夠！

康：他們完全是空想，說空話！

珍：改良真是難；一邊守舊的在罵，一邊革命的在罵，這邊說你做的太多了，那邊就說

你做的太少了！吃夾糖餅子，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兩邊不是，人兒真是難！

康：珍貴妃，容易的事誰不會做？

譚：（細心地）革命……要由民主……

珍：（新鮮）什麼叫民主？人民作主呵？

康：（最不贊成）夢話，真是弄言亂政，危言聳聽！這都是愛憤過度，過激之言，民主？談何容易！雖然屢行於歐美，但不切合我們中華的國俗民情。西國所以能立民政，因為人家民智已經開化，民力已經殷實，人人有自主的權力，而我們中國呢？所以今日在中國高唱革命民主的祇是取亂而已，人民什麼都不懂，實在是個亂世呵！一旦有事，張家舉個旗子，李家也立個國號，鬧鬧吵吵，不能統一，白白魚肉人民，而外國呢？正好借機亂為名，興兵奪地。什麼叫民主呵？革命呵？簡直是想促成瓜分！我覺得，在目前，保全中國，上上策，祇有尊王維新！

譚：（還在看）這裏說，要由人民自己選大總統。

康：辦不到的，完全空話！要說遠的我比它遠得多。（於是天花亂墜）我所理想的世界，不用說君主，就連大總統也沒有。根本談不上什麼政府。也用不着設什麼官吏，男女平權，情好就相合，不必叫夫婦。父母對子女無恩，孝道首先可以廢除，而且，既然無家無室，更談不到有私產。

珍：康老師，您說的這些，真是異想天開，聞所未聞！

康：不但這個，（更起勁）到那時候，什麼都日新月異，一定發明一種新的藥丸代替肉食，先不吃獸類的肉，次戒食鳥類的肉，再不吃魚類的肉，以至於不吃任何有生命

的食物！人人都吃一口長素，跟我現在一樣。因為人生在天地之間，不但要愛人，愛他的同類，更要擴大這種愛，去愛豬，愛羊，愛鷄，愛狗，愛鳥，愛蟲，愛魚，愛花，愛草，愛宇宙萬物，這時候，不但人與人平等，人與物都平等了！

「正說得起勁，隔壁幾聲槍響。」

「大家都立起來，珍妃，王商，張進喜跑進去。」

「繼之，聽皇上在哈哈大笑。」

「把光緒扶出來了，他手裏還握着一把十三響的小洋槍。」

珍：皇上，您怎麼玩這個？

張：皇上，您可把奴才吓壞了！

珍：皇上，您怎麼放起手槍來了？

光：（失常似的）哈哈，放槍真是痛快呀，哈……

王：皇上，您留神，凶器，不是玩的！這「十三響兒」最凶。

張：皇上，您平常不是不敢放這「十三太保」麼？

珍：皇上，快交給我！

光：不，我要學放槍，我要放！放！放！

珍：皇上，您怎麼了？

「珍妃用力奪，奪不過來。」

張：那不是玩的，可吓死人了。

王：我的皇上！

康：（上前）皇上，什麼事？平平氣兒。

光：（才慢慢把呼吸平靜下來）康老師，我在裏邊聽見你講，說有那麼一天，孝道可以廢除，有那麼一天麼？

康：那是理想的事，一時怎麼辦得到？

光：這「孝」字真是一個大難關呵！

譚：（了解）唔，我明白了！

康：你明白什麼？

譚：皇上，做子女的要對父母盡孝，這是我們中國的古訓，固然應該遵守，可是，皇上，別忘了，同時還有一句話，假使有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大義滅親」！

「太唐突，還何語。」

光：（楞了半天，丟下手槍）哇！（一聲哭出來）

珍：皇上受了什麼刺激了？

康：嗣同，你不該這麼莽撞！

譚：（不言語）……

「光緒還在哭。」

王：您看，這又哭又笑地，是怎麼回事？

張：真嚇死人了，怎麼辦呢？

珍：扶到裏邊輪一下，喝一碗熱咖啡吧。

王：是。

「他們把光緒扶下，光緒仍在抽咽。」

光：（一邊呢喃）康老師，你們進來，不要走，不要走。

珍：好，康老師，譚大人，就進來陪陪皇上吧。

「光緒被扶入。」

康：（囑咐）說話小心點。

譚：唉！

「兩個人也跟進去。」

「外面祇留春壽和張進壽。」

春：可吓死人了，皇上直眉瞪眼地，像中了邪似的。

張：你還沒看明白！這對台戲越唱越起勁兒了。

春：對台戲？什麼對台戲？

張：你還不知道，他們把皇上這邊叫「娃娃班」，把老佛爺那邊叫「老母班」，你想，

胳膊想揣過大腿克，那哪兒行？

壽：別嚇唬了，你哪兒聽來的？

蕪：不但聽見，昨兒我這親眼看見了呢，老佛爺面前跪一大片，都是想把「老世班」抬出來再唱一回，把姓姓姓一盡下克的。

壽：少多嘴吧！你忘了寇準材怎麼死的了。

蕪：我不怕死，我頂佩服寇大哥，你看我的，有一天，我非也上一回條陳不可。

壽：你說什麼？

蕪：前個吃誰的飯就得向着誰。

壽：（心事）我真不願意再在宮裏住下去，要不爲了珍貴妃待人好，我老早就請求出宮了。

張：（發着嘴）你就不等一等我？什麼時候咱們倆一塊出去！

蕪：（鬼眼）誰跟你去？

張：（撒嬌）怎麼，你不跟我好麼？

蕪：我不帶勁你，好像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似的！

張：他們都說我女氣，你看，哪天我一定做出一件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大丈夫的雄赳赳烈烈的事來。

壽：（直不起，心裏又希望）我等着哪！

（珍貴妃與蕪相爲，相調劑，在商，春盤板註。

珍：康老師，譚大人，皇上既然動了二位住在宮裏，徹夜商議對策，那，您就不必走了。

康：是。

譚：不，我要走。

康：爲什麼？

譚：康老師，現在已經很明白了，就是剛才我們說的請，你不害他，他來害你了！

康：所以我們要商量怎麼對付呵！

譚：商量？我怕再商量也沒用。

珍：譚大人，你想怎麼辦呢？

譚：我已經想出一個辦法來了，現在還不能說。

珍：說說怕什麼？

譚：說了怕就誤大事。

康：（知道他的脾氣）你是想打算……

譚：不是你說的麼？想推行新政要不把舊政從根除掉，那，舊政的一切弊端會完全移到

新政裏來！所以，要從根除掉！

康：（擔心）你不要輕舉妄動，要想將來的大事。

譚：康老師，將來的大事你去想，目前的這小事讓我來辦！

珍：我不懂譚大人的意思？

康：（囑咐）過於魯莽，過於操切，成事不足，壞事有餘。

譚：（決斷）不管是成功也好，敗也好，我就有這一條路了。

珍：（切望）譚大人，你應該說出來。

譚：（胸有成竹）不必說，做出來大家自然明白。（要走）好，珍貴妃再見！（首唱）康老師，你留在宮裏吧！（打鑼，十分勇氣）瞧我的！

「轉身而下。」

康：（追一步）你要小心呀！

珍：（進一步）你要珍重！

「沒有回答。」

「天暗下來。」

——幕落



# 楔子

時：戊戌陰歷八月初三日至初四日  
地：北京法華寺暗室及天津總署衙門  
人：袁世凱

譚嗣同

榮祿

## 第一景

深夜，風狂雨暴，閃電交加。

暗室裏，長明燈後隱隱地顯出猙獰的怪佛。

八仙桌上點着蠟燭，袁世凱在批閱文件。

聲音：大人，有譚大人求見。

袁：（沒理會）……

聲音：大人，有譚大人求見。

袁：什麼？

聲音：譚大人求見。

袁：（放下筆）什麼？現在？

聲音：是。

袁：你說我已經安歇了。

聲音：您說，有機密的要事，一定求見。

袁：（納悶）奇怪。

聲音：怎麼說，大人？

袁：好請到套間來吧。

聲音：嘩。

「袁世凱起立，不安地踱，一個一個的閃。

「片刻。

聲音：尤人請譚大人到。

袁：請。

「緊接，一聲暴雷，一串長閃。

「披簾半邊，舉着雨傘，水淋漓地，譚嗣同進來。

「袁世凱一驚，慢慢鎮靜下來。

「譚嗣同收下傘。

譚：袁大人，深更半夜，狂風暴雨，我忽然突如其來訪聞，您一定奇怪。

袁：（故作鎮靜）沒漫什麼。（對外）來人啲，茶！

譚：袁大人不用茶，尤其不要人，因為有幾句機密的話，最好您把當差的都開遠點。

袁：（不安）好吧（向外）喂，遠點站。

聲音：是。

「馬聲。」

「雨聲。」

袁：（試探地）請教，譚大人？

譚：今天我這趟來，不但關係你我的生命，並且影響朝廷的前途，國運的興衰。

袁：（摸不着頭腦）譚大人！

譚：請問您是不是初五請訓？

袁：本來是的，但今天忽然得到報告，說有外國人的洋船忽然在海上遊戈，我想上摺明

天請訓，完了立刻回津。

譚：袁大人目前迫在眉睫的，不是外侮而是內患！

袁：什麼？

譚：（率直）直說吧，我今天這時候唐突而來，是因為皇上現在正遇着空前的大難……

「一個大雷，袁世凱站起來。」

譚：非您出力是救不了的，您受了破格的恩賜，應該報効皇上。

袁：（才慢慢坐下來，虛偽地）我代代受皇上的恩典，當然要力圖報答，況且我自己也受着莫大的恩賞，更要肝腦塗地，圖報天恩。但是，不知道皇上所遇的是什麼大難。

譚：（不拐彎）您還不知道！榮祿這些人最近向太后獻策，要有廢立弒君的叛逆行爲麼？

「雷」又一圈閃。

袁：（一驚）什麼？會有這種事？（發辯）我在天津常同榮大人見面談天，細察他的言詞，這個人還算個忠義之輩，我敢說，他決沒有這樣的意思，一定是謠言，一定是謠言。

譚：您光明正天，哪裏知道他那個鬼頭鬼腦的混蛋，當面一個說法，背後又一個說法，我幾次在皇上面前薦薦您，榮某常說袁世凱跋扈不可重用，袁大人，他們天天包圍太后，詭計是千真萬確的，如今爲了搭救聖主，祇有一個辦法。

「譚時」取出一紙草彙。

袁：（讀）「榮某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硃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硃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世凱爲直隸總督，並迅速發袁部兵入京，派一半守宮，一半圍颐和園。」

「狂風暴雨，閃電交加。」

「袁世凱半天說不出話來。」

「讀圖同挺直地立着。」

袁：（聲音都有點變了）團？團頤和團幹什麼？

譚：（肝肌披瀝）不殺死這個老太婆，中國永遠沒辦法！

袁：可是……

譚：我已經打定了主意，你不必再問。

袁：（奸險）皇太后兩度垂簾，聽政二十多年，幾次平定大亂，人人都擁戴他，我常訓

誡我的部下，要以忠義爲第一，如果讓他們作亂，一定行不通。

譚：（一怒）好吧，我已經雇好幾十名好漢，並托雷回湖南招集許多名大將，不久就可

以來。殺死這個老太婆由我一個人包辦，用不着你，我所求你的祇有兩件事：一是

殺掉榮祿，二是團頤和團！

司空閃。

袁：（沈吟）這備……

譚：（強硬）事情已經到這步田地，你如果不答允我，我就死在你的面前。（高聲）你

盼生命在我手裏，我的生命也在你手裏，我們至遲要在今天天亮以前決定，決定以

後，我立刻進宮請皇上辦理。

袁：（哀語）這樁事情太嚴重了，不能草率了事，今晚你就是殺死我，也決定不出什麼

。而且，你去請旨，皇上還未必允准。

譚：我自有揀輯的辦法，沒有不準的道理，我敢担保，初五一定有硃諭圖交給你。

袁：（反覆）天津是各國雜處的地方，忽然殺了總督，中外臣民一定驚駭起來，中國必謂瓜分之禍，而且，北洋有袁嗣祥，聶士成的隊伍四五萬人，總算有七十多營，京城裏的八旗兵差不多也有十萬，我自己所率領的兵不過六千，怎麼抵擋得住？我恐怕一動兵，京城裏必馬上設防，那時，皇上先就遇害了。

譚：不，你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舉兵立刻分給魯軍硃諭，並照會各國，那時誰還敢亂動？

袁：（找理由）本軍的精械子彈都在天津營裏，必須先把精彈運出來，才可以用兵。

譚：好吧，目前可以請皇上先下硃諭交還保存，一等到佈置妥當，一面把日期告訴我，一面就好動手了。

袁：（推託）我袁世凱不是怕死的人，只怕事情洩露出來，一定連累皇上，那時我真不知怎麼樣來贖罪。凡事一落到紙單上就不慎重，千萬不必先交我硃諭，請你先回去吧，等我考慮一下，佈置一個月半個月的，再回覆你怎麼辦。

譚：不，皇上太急了，我已經拿了硃諭來，我們倆人必須立刻商量一個辦法，才好覆命。

袁：（出其不意）什麼？硃諭已經拿來了？我很願忠於皇上辦事。

「譚嗣同取出另一草藥。」

譚：（讀）「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順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惹聖不悅，飭楊汝，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策」你看。

袁：（雙手接過）這並不是硃諭，更沒有圍頭和圍的訓示啊！

譚：（坦白）硃諭在林旭手裏，這是楊銳抄給我看的，的確有這樣的硃諭，三天前就發下來了，林旭這傢伙真可惡，不願上給我，幾乎誤了大事，諭裏另外定有辦法，那兩件事也包在裏頭。

袁：（作戲）老天爺在上，我袁世凱不敢辜負天恩，只怕累了皇上，必須商最妥當，以期萬全。我個人的確沒有這樣的胆量，不敢亂動，為天下的罪人。

「譚嗣同不言語。」

「風狂雨暴。」

譚：你到底幹不幹！

「遠雷，沒有回答。」

譚：你到底幹不幹？（聲色都變了）

「腰間衣襟高起，似乎帶有凶器。」

袁：（畢竟精細，趕快改了口風）好吧，您先把草藥給我吧。其實，您忙什麼？九月皇上巡幸天津，那時軍隊集中，您要皇上下一寸紙條，誰敢不遵命？什麼事做不成？

譚：將勇夫急追了，趕到九月甲午等奉到九月皇上就被廢了。

譚：既然有這巡撫的命令，何不突然發生意外，必須等下個月才好動手。

譚：如果九月不出巡，又怎麼辦呢？

譚：現在已經動手佈置，用費幾十萬元，我可以再請榮祿力求太后，決沒有中止的道理。

○這事包在我身上。您千萬放心。

譚：（想了一想，無可如何，祇好隨他）好吧，現在擺在您面前的祇有兩條路，一條是報君恩，救君難，立奇功，建偉業的路，走這一條路將來天下大政一定由您一個人管轄，第十五條是您貪圖富貴，密告封候，累了天子。這兩條路必定選擇一條，再沒有第三條了。

譚：（投其所好，指天劃地）你以為我是什麼人？我三代受國恩，決不墮喪心病狂，誤了大事，只要有利益於君於國，我一定拚命！

譚：（滿意）好，你真是這條男子漢！

○上前，和他緊緊握了雙手。

○迅雷急閃，兩暴風狂。

○殘燭在搖曳。



第二景

大屋。

天津總督衙門。

狂風暴雨吹下，一縷陽光投進來。

幕後：回轉劇的屏風背面。

幕後：坐在太師椅裏吸水烟，眼睛還沒睜明白。

幕後：侍立在一旁。

幕後：（漸漸說起）「你倒是一條男子漢」——最後說他還這樣攙着我的手說：那時都全傳了。

幕後：（他不覺外瀾）「瘋刀」兩字，天爺也不怕一個一個的解雷，就匆忙地走了。

幕後：（似呼聲）「瘋刀」兩字完了麼？

幕後：（若有知覺）「瘋刀」一死，就乘火車趕到天津來。

幕後：（你來轉河真翠）「易發」何如？我還沒醒醒呢。

幕後：（梁次人）「梁次人」已緊急，您看怎麼辦呢？

幕後：（他休是說）「梁次人」你走哪一條？

幕後：（梁次人）「梁次人」切開說笑，對心卑職是急的部下，最看您怎麼謝道。

幕後：（梁次人）「梁次人」

袁：袁大人，您還有什麼想的？

榮：（飽吸一口，把紙枚吹息）我正在想！你袁世凱這麼走避，升得這麼快！原來不但人聰明，機會也太好。

袁：袁大人提拔！

榮：你看這次，這不是解圍同那傻小子自己送上門兒來了麼？

袁：袁大人，我們寧不宜遲！

榮：唔，他寫的那紙條，你可留下那麼？

袁：（奉交）帶來了，這就是證據。

榮：（接過一看，哈哈大笑）哈哈……證據確鑿，這回老佛爺也沒什麼可說的了！哈哈……

（粘起來）

袁：袁大人，請不辭，究竟怎麼辦呢？

榮：你跟我走好了。

（榮祿走向屏風邊。）

榮：（呼喚）來人吶！

榮：預備兩乘轎子到車站，立刻進京！

「僕從們應諾。」

「袁世凱轉臉頭地一得。」

第

三

幕

時：戊戌陰歷八月初六日

地：紫禁城懋勤殿內

人：張進喜

珍妃

春壽

春齡

光緒皇帝

康有爲

譚嗣同

王商

德馨公主

李蓮英

載漪

榮祿

懷塔布

許應麟

載漪親督

晉豐皇后

瑾妃

慈禧太后

宮女們

太監們

禁衛軍

一個陰霾四佈的天氣。

四扇高大的金漆的格扇門緊閉着，懋勤殿朱紅大柱上的盤龍盆形灰暗。是白天，上午，然而寶座旁點着立式細紗宮燈，那張會議的長桌上也燃着蠟盤。

呈現一種緊張的氣象。

幕開，張進喜正把光緒和珍妃的照片懸掛起來，他登在高几上，春籟替他扶着，春籟隨珍妃立在遠處端詳。

張：（在上邊）珍貴妃，這回怎麼樣，您看？

珍：還歪吧？這殿裏，真叫黑，大白天，看不清楚。

春：陰天，燥熱，怕要下雨了！

張：燥了這麼多天，也該下點雨了！

春：下點雨？今兒這雨不下來則已，一下來一定小不了！你沒看見，一大片一大片的黑

雲彩從四面上來。

珍：呵，那今兒德菱公主怕又來不成了？

壽：要來，說不定半道上就遇着雨了。

豔：下吧，下點大雨也痛快！

張：喂，你快扶好呵，春豔！

壽：這不是扶着了嗎！榨不了你！

張：登梯爬高兒的，我害怕！

壽：瞧你這胆子！

張：你胆子大你來。（又回）這回成了吧？

珍：我再看看。

壽：皇上的一張掛左邊，您的一張掛右邊，這樣好多了，珍貴妃，您這張大公主可照得

真好，人家要不知道，還真以為是一張年輕的外國男子，可長的又那麼俊！

張：成不成，到底，珍貴妃？

珍：成了成了，下來吧！

張：（笑着）不是別的，腿都有點軟了。

壽：瞧你這出息！

壽：（使擲）春豔過來，別管他，看他怎麼下來？

「春豔剛一放手。」

張：（就急了）喂，別鬧着玩，別鬧着玩，扶着點，扶着點，喂……

「張進喜在茶几上搖恍，珍妃同春豔恭候在一邊笑。」

「光緒踉蹌而上。譚嗣同追出跪下去。康有為緩步蹣跚。」

「這些人才止住笑，快扶張進喜下來。」

譚：（跪求）皇上，不論如何，今天請您賞給臣這道硃諭！

「光緒走過寶座。」

珍：怎麼？

譚：（半跪迎上）皇上，就一道硃諭呀，皇上，什麼臣都準備好了。

珍：到底怎麼回事？

「看他不肯講，珍妃一揮手，張進喜，春豔，春豔同下。」

譚：（這才）好在沒外人，說出來也無妨，臣見於維新改良雖然下了不少詔書，可總也不能實行，並且，太后和守舊的王公大臣最近又有廢立弒君的意思，臣就想了一個

最好的對策。

珍：什麼對策？

譚：先下手為強！

珍：讓大人，下手？

譚：我已經跟袁世凱商量好了，這個人很有志氣，他同意我的主意，答應把他所統率的  
精銳的隊伍分出一半保護皇宮，分出一半圍住頤和園，現在祇要一道硃諭……

光：（制止）不要說了，請你不要再說了！

珍：譚大人的意思是……

光：（掩耳）呵呀，聽見都是怕人的。

譚：（不管）皇上，臣什麼都給您預備週到了，皇上不是天天發愁維新不能實行麼？皇

上不是天天害怕太后和守舊大臣的陰謀詭計麼？皇上，祇要這道硃諭一下……

光：（逃避）你怎麼會想出這麼一個怕人的法子？

譚：這是最痛快的法子，皇上！

光……

珍：（轉）康老師覺得怎麼樣呢？

康：（正在思索）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譚：研究？不容許再研究，不必再研究了，康老師！

康：是的，你這法子是一種法子，但合不合適於此時此地？

譚：康老師，您想還有第二種法子，比這更簡單，更明白麼？

康：用這種法子，要佈置得非常週密，比方，頭一個，袁世凱，他靠得住？

譚：（完全信賴）大英雄，真漢子，在我眼裏，他絕對靠得住。



康：他是榮祿的部下……

譚：他心裏恨死榮祿！

康：他常同守舊大臣來往……

譚：所以他下手方便？

康：可是……

譚：沒什麼「可是」了，康老師！

珍：那麼，你圍頤和園幹什麼？

譚……

光：對的，你圍了頤和園，想要怎麼辦呢？

譚……

康：嗣同，要想辦事，就請明說。

譚：（忸怩起來）袁世凱不贊成動手，可是我決心不願留為後患。

珍：（一驚）什麼？

譚：（堅定地）斬草要除根！擒賊先擒王，打蛇要打頭！

光：（吓懷了）天呀！（哭起來）

譚：（再跪下來）皇上，臣不怕天誅地滅，什麼都說出來了，如今沒有別的，皇上，您

要是肯下殊諭，臣立刻就去辦事，臣已經跟袁世凱約定好了，最晚今天給他，他明

天動手。皇上，您要不肯下這道硃諭，（說時，從靴子裏摸出一支匕首，大家都嚇住了）臣就死在您的面前！

光：快放下那凶器！

「匕首被收回。」

譚：（落淚）皇上，臣魯莽無禮，但，臣可以指天誓曰，是一片忠心！

光：你的心意我很感激，可是，商量商量，商量商量。

康：嗣同，你是很堅決，可是，你究竟打算怎麼辦呢？

譚：凡是朝廷裏，從載漪，剛毅，徐桐，榮祿起，凡是與改良維新作對的，一律處死！

珍：那要殺多少人呵！

譚：不斬盡殺絕是沒有辦法的。

光：（稚氣）那，老佛爺呢？

譚：（不好說）太后？我想……也……

珍：（快）不，不，不能。

光：（說情似的）我們把您老人家養在一個地方，讓您不跟外界來往，不許過問朝政就是。

珍：對了，對老人家不要太過了。

康：（提醒）嗣同，你把京官殺死了，還有外省的疆臣呢。

康：他是榮祿的部下……

譚：他心裏恨死榮祿！

康：他常同守舊大臣來往……

譚：所以他下手方便？

康：可是……

譚：沒什麼「可是」了，康老師！

珍：那麼，你圍頤和園幹什麼？

譚……

光：對的，你圍了頤和園，想要怎麼辦呢？

譚……

康：嗣同，要想辦事，就請明說。

譚：（忸怩起來）袁世凱不贊成動手，可是我決心不願留為後患。

珍：（一驚）什麼？

譚：（堅定地）斬草要除根！擒賊先擒王，打蛇要打頭！

光：（吓壞了）天呀！（哭起來）

譚：（再跪下來）皇上，臣不怕天誅地滅，什麼都說出來了，如今沒有別的，皇上，您

要是肯下殊諭，臣立刻就去辦事，臣已經跟袁世凱約定好了，最晚今天給他，他明

天動手。皇上，您要不肯下這道懿諭，（說時，從靴子裏摸出一支匕首，大家都嚇住了）臣就死在您的面前！

光：快放下那凶器！

「匕首被收回。」

譚：（落淚）皇上，臣魯莽無禮，但，臣可以指天誓曰，是一片忠心！

光：你的心意我很感激，可是，商量商量，商量商量。

康：嗣同，你是很堅決，可是，你究竟打算怎麼辦呢？

譚：凡是朝廷裏，從載漪，剛毅，徐桐，榮祿起，凡是與改良維新作對的，一律處死！

珍：那要殺多少人呵！

譚：不斬盡殺絕是沒有辦法的。

光：（稚氣）那，老佛爺吶？

譚：（不好說）太后？我想……也……

珍：（快）不，不，不能。

光：（說情似的）我們把這老人家養在一個地方，讓他不跟外界來往，不許過問朝政就是。

珍：對了，對老人家不要太過了。

康：（提醒）嗣同，你把京官殺死了，還有外省的疆臣呢。

譚：（一句話）不贊成改良的也除掉！

康：除得光？怕沒那麼容易吧？你以為勳武就什麼都可以解決麼？

譚：……

康：再說，你這樣一來，我們維新改良的事就算做成了麼？

譚：（退一步）不論如何，總比現在好做得多吧？

康：比方：你怎麼下手？

譚：隨便怎麼下手！比方，要鬧懲勸殿，要廢八股就廢八股，要剪掉這討厭的辮子，洋人罵我們是尾巴的，就剪掉這討厭的辮子，我想那時候沒有留難，沒有週折，怕要  
好辦得多了。

康：你未免看得太容易了，人們能立刻信奉你？急性子，你永遠是急性子！

譚：溫和，您永遠是溫和！

光：阿呀，不要辯嘴了，到底怎麼辦？

譚：（乾脆）皇上，臣祇要稟諭！

光：我要不給你……

譚：臣立刻死！

光：我要給你……

譚：臣立刻辦事！

光：（少停，慢慢地）給是可以給你……

譚：（高興）皇上，您肯給？

光：但是你辦事要有分寸。

譚：是。

光：頭一個，太后，要妥爲保護，不許傷害。第二，主公大臣，八旗貴胄，軟禁起來就是，也不必動武。第三，一切都要做得無形無影，不要打草驚蛇，弄得全國上下以爲改朝換代，或者有什麼叛逆行爲，那可不了！（追問）怎麼樣？

譚：（勉強）是。

光：你照着我說做的，我立刻下硃諭，要不照我說的，你就是死，我也不下。

譚：（假的）皇上聖明臣遵命就是。

光：好。

——光緒走過去要寫硃諭。

珍：這硃諭怎麼措辭？

光：而且，這硃諭一下，立刻還要下些硃諭，要同時動作才好。

康：皇上，臣給您佈置一切。

光：（提起筆，考慮）這道硃諭一下……

譚：（有把握）皇上，立刻皇城有兵保護，隨和園被圍，太后……

珍：（講情）老佛爺就住在園子裏不出來。

光：（再遠點）或者住到熱河行宮去，也好——唔，別人不動手，可李蓮英我非殺了他不可！

譚：殺！不但他，載漪，剛毅，徐桐，榮祿這一夥，都把頂子翎子摘下來，我想殺他們……

珍：可是我講情放他們回家去養老了！

譚：（未來的事）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這些衙門真的裁撤，換上上議院，下議院，司法部，理財部，工商部，這些新的牌匾！

康：（也入了港）而懲勤殿也就開起了。

譚：（興奮）是的，那時候，皇上坐在那邊寶座上。

珍：（鼓舞）這邊坐上幾十名議論新政的大臣。

康：（也不自禁）還有多少特聘的外國政客！

：（有如身歷其境）那時候可要多翻洋話了！提哩嚙嚙，提哩嚙嚙，那才熱鬧呢！

「都不禁大笑了。」

「理想的未來多甜蜜。」

光：對了，我要重重封賞那些有功勞的。

珍：譚大人是頭一份。

譚：不，我不要，頭一份是袁世凱袁大人的，希望皇上把全國的隊伍都交他一個人統籌，改練洋操！

珍：那麼，譚大人就執政？

譚：不，政事我也不行。政事要交給康老師，由他一個人劃策。

珍：那麼，你到底幹什麼？

譚：我？祇要成功，我的事情就完了，優遊自在，那時我自己也不知雲遊到哪兒去了，  
哈……

康：真是，我們天天作的夢就這麼實現了可多好！

珍：要想起來，將來是多大的樂子呀！

譚：是呀，皇上，您就趕快下這道硃諭吧！

光：（十分勇氣，提起筆來）好！

「正要寫，王商上來。」

王：皇上，大公主來了。

珍：好，請進來。

王：是。

「王商下。」

「珍妃迎過去。」



「王商啓門。德菱立在門口。張進喜，春壽，春齡隨上。」

「天上的雲益形灰暗。」

珍：這怕你不來了呢，大公主，這天兒眼看要下大雨了。

德：（要行禮，行不下，要說話，說不出）……

珍：怎麼啦，大公主？你們看她臉灰灰白的。

德：（要向前走，一斜）……

珍：快扶着！

「春壽春齡上前把德菱扶了。」

「捲到裏面坐下。」

珍：怎麼啦？

壽：是受了暑吧？

珍：這天兒是不正氣。

德：（半天）沒什麼……我在半道上受了多少道盤查……

光：受盤查？

珍：什麼人敢盤查？

德：我坐轎子從頤和園出來，一點事兒都沒有，可走出來三里地不到，就有也不是誰的

兵攔路要盤查，我說我們是進宮的，你不認識？好不容易才放過去了。

珍：那您一定受驚了？

譚：走到西直門，又不知是誰的兵，不讓搜查不准進城，說了半天也不成，我就說折回去算了，可是再回去，四和園的路也通不過了。就好到西直門受盤查。

光：呵？這是怎麼回事？

珍：會不會……

康：譚樹崗，你們約定的是明天。

譚：是的，難道他等不及了，想早一天動手？

康：大公主，您遇見的兵是拿什麼傢伙的？

譚：有帶着大刀花槍的，可也有背着洋槍的。

康：大公主？有背洋槍的？

譚：多得很。

譚：（高興）呵呀，那一定是他的隊伍了，既有他一個人的隊伍是背洋槍的。

光：難道他今天就……

譚：一定是等我，等我左也不來，右也不來，他也是急脾氣，索性動手算了！皇上，那

咱們就快預備吧。

光：我總不放心，再出去探聽探聽，王商。

王：是。

張：皇上，奴才也去。

「王商，張進喜下。」

德：（五里霧中）我不明白，你們說了半天……

譚：（得意之至）大公主，再待一會兒，就一會兒，您什麼都會明白了。

德：這麼多兵究竟爲什麼？

光：（推託）不必問吧。

珍：（忿開）大公主，你今兒來的時候，老佛爺准假？

德：老佛爺有兩天了，說身上不自在，誰也不見。

珍：老佛爺欠安了？

光：是怎麼樣不合適。

德：我們都不知道。

珍：那園子裏一定沒什麼動靜？

德：安靜得怕人，尤其我，沒有說得來的，真悶人！

光：大公主，以後你就住到宮裏來吧！

德：唔，那老佛爺哪兒肯放？

光：她老人家要肯呢？

德：那我一定來，我告假幾回，他老人家都不放。

光：（得意，瞞着別人）我有把握，這回他老人家一定肯。  
德：我不敢信。

光：（有把握）你看吧。

「德菱笑着搖頭。」

珍：今兒你怕回不去了吧？大公主，又是兵，又是陰天。

德：那，怎麼跟老佛爺說呢？

光：我替你說。

「正講着，王商，張進喜上。」

張：（驚慌）皇上，不得了！

光：怎麼？

王：皇上，據禁衛軍報告，連皇城都被亂兵圍住了！

譚：胡說，怎麼是亂兵？

張：還有，據說太后老佛爺從頤和園啓駕回宮了！

光：什麼？

康：太后是從來不進宮的。

珍：而且這兩天不正在欠安麼？

德：不會，我來的時候，一點動靜都沒有。

譚：對，絕對不會！一定是顧和園被圍上了，傳出來相反的消息，不信你等着，一會再傳來消息準是……

光：對了，再去探聽探聽，聽清楚了，不要亂說！

「王商張進喜同聲應諾下。」

康：（稍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圖同你同他約定的是明天。

譚：是的，明天。

康：而且要你取了殊論。

譚：對的，殊論。

康：現在，既不是明天，又沒有殊論。

譚：（輕）也許他等不及，先下手了呢？

康：（重）也許他變了心，出賣了你呢？

譚：什麼？（半天，有點心虛）不會，不會，他絕不會的。

康：唯願不會，不過，這事可真有點奇功。

譚：是有點奇怪。（埋怨）這傢伙，他就是提前一天下手，不該不事先告訴我一聲。

珍：（不安）你想老佛爺會來麼，現在？

德：（希望）那怎麼會？我想不會的。

珍：今兒天氣這麼壞。

他：要來，老早就有人來報信了。

光：（耐不住）呵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還弄的？

原：皇上，您別聽他們傳言之誤，您等着好了，臣有把握，（就沒有把握）要不然，我出去一趟，自己去打聽打聽呀！

「他正要走，王商，張進喜又來。」

王：（喘着）皇上，千真萬確！

原：（高聲）太后老佛爺已經進了西直門了！

「均大吃一驚。」

原：真的！

「一把推開兩人，頭也沒回，大步奔出。」

原：（信）糟了，一定！

光：（怨）譚嗣同魯莽！

珍：（弱）還不一定呢。

光：還不一定？太后都進了西直門了，還不快預備預備？

原：怎麼回事！

珍：（怕）大公主，您跟我來吧！皇上，我犯有關係的官員都趕起來。

光：好，快走！

「珍妃，德菱，春壽，春豔同下。」

光：你們再去探聽探聽呵，你們！

張王：（趕緊）是，皇上！

「一同打聽，急忙下去。」

光：康老師，您就不必楞住了，快逃命吧！

康：（泣）皇上，臣蒙聖恩，是要扶君危，救君難的，臣願與皇上同生死，共患難，不願離聖上一步。

光：不不，爲了將來建大事業，不能不避免目前這小災難！

康：皇上，臣不怕死！

光：可是，你這樣死了太不值得，犧牲要犧牲得有意義呵！

康：（解寬心）皇上，好像現在一定是我們失敗似的，還不一定，皇上。

光：我心裏總有點怕，老佛爺這來的……

康：就怕袁世凱……他……

光：不會的！譚嗣同說他不會麼！我想他也……

「正在半信半疑地考慮。」

「譚嗣同揮開大門，珍妃從另一邊走上。」

「門開着，大雨點逐漸下落。」

譚：（臉都氣紅了，咬牙切齒）錯把狗熊當英雄，袁世凱，他當真出賣了我！

光：（驚）呀！

康：（同聲）什麼？

譚：（跪向二人）皇上，康老師，我有眼無珠，我分不出好人歹人，我連累了你們，我

害了你們！（哭）……

光：（急）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康老師，你快走吧！

康：不，我決不走！

譚：康老師，遲了就糟了，快走吧！（要拉他走）

康：（泣）我捨不得皇上，皇上，您怎麼辦呢？

譚：要不，我們一齊出去！

珍：（阻）唔，不，不能，皇上不能！（轉）皇上，老佛爺已經那麼大歲數了，您這年輕，要忍受，什麼都忍受着，總會有那麼一天的。

「光緒和康有爲對泣。」

光：（泣）好，康老師，你快走吧，走得越遠越好，祇要我們還活着，總可以見面的。

康：（泣）皇上，這一百天的維新，臣一輩子不能忘記。

譚：快走吧，康老師！

康：唯願皇上聖躬康泰，不遇見危難，臣永遠是您的忠臣！



光：是，你去吧，你珍重是。

「羅捨難分地，譚嗣同把康有爲推下去。」

「珍妃把門關攔。」

珍：要下大雨了！

光：（心灰意冷）想不到是這樣的結果。

珍：（愀安）來日方長，皇上！

光：為倫爺回來，我怎麼說？

珍：（無法）認錯屍屍是。

光：將來呢！

珍：時運一至，還怕天下不是您的麼。

「光緒哭，珍妃安慰他。」

「譚嗣同又衝進來。」

譚：皇上，

光：你怎麼還沒走？

譚：皇上，臣給您保駕。

光：別胡塗，你快出去。

譚：皇上，康老師說了，絕不出京，這新派的人，我總都會跟皇上共生死的。

光：不要，千萬不要，來，我寫道辭書，一表書信便出京。

「說話就想走。」

譚：我們不想走。

光：（激）難道你們就這樣算了麼？

譚：臣等不能甘心。

光：那乾趕快走開，保全性命，以圖來日再舉動呀！

譚：好吧。

「光緒在寫。」

「王豫張進喜上奏，」

王：皇上，老佛爺的鑿寫眼看就到了宮門了。

張：您快預備迎接吧。

光：（趕快寫了，把詔書交給譚國同）好，你快走。

王：皇上，皇宮四週都在加緊戒備，搜查行人，不然，不准放行呢！

光：那你這詔書……

譚：（粗魯）臣繫在御腰帶裏就是。

光：好，好，快去吧！

譚：（去而復返，沮喪）皇上，臣譚國同不忍心，不甘心，不是敬您活，原是臣死！

「光緒擺擺手。」

「譚嗣同依依不捨地走下。」

「雨已經下來了。」

「鼓樂作。」

「一聲聲傳出「老佛爺鑾駕回宮」「恭接老佛爺」……」

「德菱，春壽，春豔屏着呼吸，躡步走上。」

「四扇門通被打開，大暴雨。」

「弓上弦，刀出鞘，劊子手一般荷着紅綢子大刀的，舉着洋機抬槍的禁衛軍走上。」

「搜查王商張進喜，搜查春壽春豔，搜查珍妃德菱。搜查光緒。」

「雨聲和鼓樂聲打成一片，一個個嚇得面色如土。」

「繼之，太監們，宮女們上，李蓮英上。」

「李蓮英用手式說：「皇上，您還不跪下去迎接老佛爺」？」

「光緒才走到門外路下去。」

「珍妃，德菱，春壽，春豔，王商，張進喜跪在裏邊。」

「樂聲更高，暴雨加大。」

「載漪，榮祿，環塔布，許應駁一連串搖擺着上來。」

「晉澧皇后，載漪福晉，瑾妃攜手走上。」

「暴風，又好久好久，一聲「老佛爺到」！

「一齊打鑼，鼓樂聲止。

「慈禧披着雨衣，戴着風帽，立在廊簷外。

「背後，旌旗傘蓋，刀槍林立。

「慈禧站半天，沒言語，光是雨聲。

光：（囁嚅地）親爸爸，吉祥平安！

慈：（掩面而泣）……

「李蓮英，戴滿福晉扶慈禧走入，坐上寶座。

「光緒隨入，再跪到面前。

「太監們小心地把隔扇門關攔。

「暴雨的聲音這才小一點。

慈：（好半天）有一種鳥兒，老的兒把小的養大了，羽毛豐滿了，會飛了，小的就反過來要啄老的兒的眼珠子了！

光：……

慈：一發蒙就給你念二十四孝，二十四孝難道也忘光了？你沒看見那些忤逆不孝的兒子，上刀山，下油鍋，天打雷霹呀！

光：……

慈：（泣）我哪一輩子做了壞事，這輩子得這樣的報應。

光：……

慈：（切齒）冤家，是我上輩子欠下了你的債！冤家！

光：……

慈：你知道刑制，對於兒子要謀害父母生命是怎麼處罰的麼？

光：……

慈：你自己最明白，說話呀！

光：（半天）親爸爸，我假如有一種念頭，情願受凌遲的處分，但是我並沒有。

慈：說假話！下地獄要割舌頭的，還說沒有（一指，榮祿捧過個紙條）這，即同家書

袁世凱的（厲聲）是什麼？

光：（急）親爸爸，這不是我，我不知道……

慈：住口！

光：（忍住）……

慈：好哇，自從學會外國野蠻的法子，連父母都不認了！你看，你竟敢這樣頂撞我！

光：……

珍：（忍不住）考佛爺，您總該讓皇上分辨個清楚。

慈：（眼一立）有你說的？

珍：（不答）就是死，也死個明白。

慈：（起）好大膽子！

珍：（勇氣）老佛爺，皇上想維新改良是有的，但並沒有別的意思，尤其對您老佛爺，這規矩的罪名實在不能不分辯。

慈：好樣的，歪辣骨頭，皇上都不敢開口，她居然敢頂撞我！頂撞我，來呀！

「一呼百應。」

慈：你們哪一個，給我拉下去，打她的嘴巴！

「都不敢動。」

光：親爸爸！

慈：我明白了，皇上這麼胡作非為一定都是你討教的！來呀（找）晉禮就你吧，這多年以來，她給你不少罪受，你打她的嘴巴！

晉：（不肯）老佛爺！

慈：我爲你好，讓你出氣，你怎麼？

晉：（求）老佛爺，我下不去呀！

慈：（側身）你難道以爲她對？

晉：（哭了）不是……

慈：窩囊肺！（左右一看）那處，確記，你來吧！

瑾：（沒想到）老佛爺，我？

慈：你這好妹子，你不好乘這時候教訓教訓她？

瑾：老佛爺，我們姐兒倆是不大合，可是讓我舉手打她……

慈：（一板面孔，沒有商量）對了，我非讓你打她不可！

瑾：老……

慈：過克！

「瑾妃不由自主地邁過。」

慈：打！

「瑾妃抬不起手來。」

慈：你要不動手，我就先打你！

「瑾妃還在猶豫。」

慈：（起立）怎麼樣？

珍：（看她姐姐百端難為的情況）打吧，好姐姐，打吧！

「瑾妃忍了半天。」

瑾：妹妹！（伏到珍妃身上，哇一聲哭出來）……

慈：都是這麼不頂事的東西！你們不動手，看我來打！（說着就往下走）  
光：（跪迎）親爸爸，親爸爸，您怎麼罰我，您罰我吧，別折磨她了！

慈：好哇，你痛她，你愛她，她爲你說話，你爲她講情，好哇，也好，免得我動手。（  
一板臉）就你來打她好了。

光：親爸爸？

慈：（眉一橫）你下手不下手？

光：……

慈：好，不下手，給我推出克重打！

李：（虎威）是，老佛爺！

「李蓮英應諾着，太監們扶珍妃下。」

慈：還有瑾妃。

瑾：老佛爺，我沒錯兒。

慈：不聽我話就是錯。

瑾：（求）老佛爺，我伺候您這麼多日子……

慈：可一見你這癩妹，就心不由主了，推下克！

李：是！

瑾：老佛爺，這沒影兒的事，我冤枉……

「瑾妃哭哭涕涕地被推下。」

「開門的時候，暴雨的聲音又傳進來。」



「光緒十分痛苦。」

慈：怎麼樣，皇上；你捨不得？你心痛？

光：（哭）……

慈：不必心痛，不必捨不得，還有更好的呢。（命令）把她們拉進來。

「應」一聲，珍瑾妃均被扶入，跪下，微泣。

慈：不必委曲，來，（指珍妃）把她的髮釵都摘下來。

「太監們過去，把珍妃頭上的鳳凰，兩把頭等摘下。」

慈：（半自問）珍妃怎麼樣？

李：（一本正經地）照祖宗的家法，應該打入冷宮！

慈：對，這些日子太熱火，也該涼快涼快了，來呀！

「應諾。」

慈：把珍妃打入冷宮！

光：親爸爸！

慈：（惡狠地笑着）我讓你們這輩子也見不到面！

光：（過去拉珍妃）……

「被分開。」

珍：（被推下）皇上，年月且長呢，年月且長呢！

光緒：（泣）……

慈：你不用哭，還有你呢？

光：親爸爸，我知道我該怎麼做，我下詔請求您再出來聽政。

慈：（和緩一點）我祇好又出來受累，可是那就完了麼？你的罪名……

光：親爸爸，您打算……

慈：（看大臣們）怎麼樣？

榮：皇上御體多病還是請攝政王休養休養。

光：（看大臣們）那攝政王……

慈：（和緩一點）……

光：（和緩一點）……

慈：既然懂了，沒什麼別的話，我也給我克吧！

光：（引光緒的禁衛軍排好了。）

光：（走了兩步，又回來）親爸爸，袁世凱……

慈：你問他幹什麼？

光：（光緒沒言語，下去。）

慈：（大笑）……袁世凱？你們聽他開的這最後一句？對了，都對了！

禪：（上前）老佛爺快歇會吧，太傷神了！

慧：不，我要一口氣辦完！

李：老佛爺瑾貴妃呢？

慧：再降一等！

李：是，

瑾：（含淚，叩首，起立）……

慧：（滿意）老佛爺，咱們怎麼辦？明天就上朝如何？

慧：好，明天就上朝，算我第三度垂簾！

（一齣上前打聽，念「老爺佛萬萬歲」！）

榮：（舉榜一個名單）老佛爺，（念）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劉光弟，楊銳……這

名單上開列的三十幾個人怎麼處置？

慧：趕快給我拿來，看輕重吧，輕的革職下獄，抄查家產，重的處以極刑，甚至掃滅家  
族，看看辦吧，要快！

榮：是，九城城門都緊閉上了，諒他們哪個也跑不掉，老佛爺，這次有功勞的……

慧：（不想）聶士成的隊伍賞六千兩，董福祥的隊伍賞三千兩，袁世凱的賞，賞四千兩！

榮：（打聽）謝老佛爺！

慧：老佛爺，編派皇上點什麼病呢？

慈：唔？

福：什麼癆症呀，什麼吐血呀，什麼腎虧呀腰酸呀，什麼不可以？

載：對對。

許：（一齊過來）老佛爺！

慈：（沒等開口）好了，壞塔布，許應麟，你們禮部六位堂官的爵位完全開復！

許：（同聲，打躡）謝老佛爺！

慈：至於新政下的詔書，他怎麼變的，咱們再把他變回來，今兒我累了，明兒再說吧！

載：是，我們跟老佛爺告辭了，明兒天一亮，我們上朝祝賀老佛爺三度垂簾！

慈：（是累了）好了，克吧，克吧！

「這一羣，載漪，榮祿，懷塔布，許應麟，和禁衛軍太監們依次打躡而下。

慈：好了，我們也走吧，回我的儀鑾殿克！

德：（過來，打躡）老佛爺。

慈：唔，你在這兒，我都没理會，德菱，你看，這麼多人，我都没看見你。

德：不敢驚動老佛爺。

慈：（看她那種不自在的神情）你吓壞了吧？

德：在外國那麼多年，都沒見過這麼個陣勢。

慈：你閉眼吧，咱們大清好看的花樣多了！

德：（試看）老佛爺我想跟你告假，回家去了。

慧：怎麼！你老是想家？

德：老佛爺待我好，可是我過不慣。

慧：（笑）我知道，大概是想婆婆家了吧，你？

德：老佛爺我不出嫁。

慧：哪有女兒家不嫁人的，李大姐不就鬧着回家麼？不要緊，我給你留心。

德：老佛爺我真的。

慧：別說了，我明天又黑聽政了，用你的地方更多，我不放你走！

德：（忍）是。

慧：唉！女兒大了都難得留！（搗）過來，來，跟我一道走。

德：是。

慧：（抄頭一看）怎麼，把洋人像當祖宗似的供起來了！都給我拉下來！

「廢話。」

「被德大帝，明治天皇的像被亂棍挑下。」

慧：（一轉身）噢？那張是誰？皇上？那張……難道是珍妃。

德：是，老佛爺。

慧：女扮男裝，興妖作怪！都下來，都挑下來！

「張進喜王商去取光緒和珍妃的像。」

（剛走）「真能作雷！這懋勤殿鎖了多少年了，打開幹什麼？再給我鎖起來！鎖起來！」

「王商，張進喜應諾。」

「晉禮，載漪福晉隨慈禧攝德菱下。宮女們隨下。」

「珍妃的像被挑下來，光緒的像傾斜着。」

「老壽，春隨拭淚。」

第

四

幕

時：戊戌陰歷八月十二日夜至十三日晨

地：瀨台及冷宮

人：王商

光緒皇帝

慈禧太后

李蓮英

晉源皇族

秦善

珍妃

瑾妃

載漪福晉

德馨公主

載漪

榮祿

許

坤

張



素  
譚同  
袁世凱  
宮女們  
太監們  
禁衛軍

## 第一景

臺台，光緒被囚的所在，是一個四面被水環繞的孤島。

島很小，當中建立一座水閣，週圍立些假山石，種着高大的梧桐樹。已經是深秋時節，尤其夜風吹來，簌簌的紅葉紛紛下落，隨風飄盪，一直飄到水面上，投身在敗柳殘荷之中。

稀雨不甚明快的星掛在遙遠的天際，朦朧的禁宮暗影靠近水涯。秋天是惱人的天氣，尤其是秋天的夜晚，秋風一吹，秋虫一叫，任你滿腔熱血，也不免受天時的影響，而轉為意冷心灰。

幕開。

已經夜深了，光緒仍在廊下呆望着遠方。

很久很久，玉階聲着臘香從水閣出來。

王：皇上，怎麼怒？腫着腫着又起克了？

光：

王：留神着了涼，這秋季天，深更半夜的，風可硬，凍着可不是玩兒的！

光：

王：皇上，往那處想吧，您總會有一天的，直眉瞪眼地在這兒發呆有什麼用？

光：

王：皇上！

——光緒才微微擺擺手。

王：皇上，不早了，進克睡吧！

光：（忽然）王商，你看，天邊上，頂遠的那顆星。

王：噢，奴才眼花了，看不清楚。

光：我在想，康老師和他們這些人是不是走掉了？要走掉了，現在，是不是就在那顆星

星的底下？

王：皇上，不是不想這個麼？怎麼又念叨這個了？

光：（又）你想，翁師傅，他知不知道我現在被囚在這兒？

王：那奴才哪兒知道，皇上！

光：（傷心）這一生一世，能不能跟他們再見？

王：皇上，祇要您跟老佛爺服個順兒，聽老佛爺的話，奴才想沒有不行的。

光緒：（那）那一羣人，不管心裏懷什麼鬼主意，可總得顧着點，中外的臣民都在瞪着眼睛看，皇上總是皇上，大不了把您囚在這兒，他們還敢怎麼樣？一根汗毛他們也不敢動，您放心。

光緒：（轉）王商，我跟你商量，我想出去！

王：出克？您到哪兒克？

光緒：您不用管。

王：皇上，從這次事變到如今，內監宮女已經被殺死無數了，不過，祇要與您有益，奴才一付老骨頭，已經入土半截的人了，奴才是不顧惜的，不過……

光緒：（突然下跪）王商！

王：（趕快伏地）我的萬歲爺，這是怎麼了？我的萬歲爺！您快請起呀！

光緒：（不起）你一定救我出去。

王：（戰慄着）皇上，奴才敢不遵命？

光緒：（光緒這才起身）

光緒：（叮一句）好，你答允了？

王：您打算什麼時候出克呢？

光：就是今天晚上。

王：（嘆佳）今？……幹嗎這麼快？再說，您究竟到哪兒克呢？

光：王爺，你不屬好不好？而且在走以前，我想再去跟珍妃會個面。

王：皇上？自從那次被老佛爺發現以後，板橋撤了不算，划船打水都行不通了，戒備專

加緊，到冷宮裏怕不待幾日皇上！

光：可是我不能不跟他見最後一面。（微泣）……

王：（拭淚）是去皇上！

光：那麼，就快給我預備好不好？

王：是，皇上，奴才給您預備船不用竹竿打水，一頭繫個繩子，開船就用繩子一拉，保

管沒聲兒。您先進竟穿上奴才的那套官衣兒。

光：好，就這麼辦吧，你快去。

王：呷

（將要分手，發現遠處有燈籠。

王：皇上，那是講來了？燈籠。

（人聲：「把板橋架起來」。

光：架板橋了！

（空隆一聲，架板橋的聲音。

王：會不會是老佛爺來？沒有老佛爺的懿旨這板橋是不會放的。

老佛爺：老佛爺！會現在來？

王：（張望着）過來了，快進克吧。

王：（目光緒懸懼着走進去。）

王：（由花格窗子上看見光緒的陰影在燈前沉思。）

王：（上蘇打量）啊呀，老佛……

王：（王爵被止住）燈籠都息滅了。

王：（一細看，是慈禧，晉禮，李蓮英和隨身的宮女太監。）

慈禧：（小聲地）王爵，皇上還沒睡？

王：（睡子房又起來了。）

慈禧：怎麼？

李：（怪樣子）一個人，睡不着！

慈禧：（轉身）晉禮！

晉：（退縮）老佛爺不殺！

慈禧：我告訴你，這是頂好的時機，這個人有點病，呵，有點災難的時候有人克安慰

王：是頂樂的事。再說，皇上跟珍妃離開這麼多天了。

李：（醜態）您看，皇上老睡不着，您這當兒一克一個準兒！

晉：老佛爺我不，

慈：（微慍）怎麼老「我不，我不」的？

李：別這麼半推半就地唱，老佛爺是成全人的好意，娘娘。

「晉還不得已，不敢太違背。」

慈：快進克吧！

晉：（爲難）不是，我，有點怕。

慈：怕什麼？我在這兒。

晉：難，難爲情。

李：（狠厲）兩口子之間還有什麼羞呵臊呵？娘娘您真是！

晉：他的脾氣。

慈：有我在這兒。

晉：要不，您一塊兒進克。

慈：唔，我不。

李：老佛爺在外頭看着。

晉：您可別走。

慈：我等你，傻孩子！快克吧。

李：不過，娘娘，皇上要跟您合得來，那，大晚傍兒，老佛爺可不能老在這兒等，您

就（眉飛色舞）……

慈：從恩子，一邊克！

（李蓮英一笑，餘身後退。）

王：老佛爺您在這兒冷。

慈：你不用管，引她克吧，（吩咐）晉澧，要照我教你的話說喲！說好了我有賞兒，要

說滿兒了，可別怪我又罰人。

晉：（忍着）是。

〔晉澧被王商引向水閣。〕

〔李蓮英替慈禱管理斗蓬。〕

玉：（啓門）皇上，娘娘到了。

光：（影子起立，一驚）什麼？

〔慈禱，李蓮英促使晉澧快進去。〕

〔晉澧慚愧不安地邁進。〕

〔陰影落在簾上。〕

光：（劈頭一句）你來幹什麼？

晉：（不好回答）……來，來探望皇上的。

光：（冷）謝謝你，我很好。

晉：（強爲歡笑）……您，您一個人不悶得慌麼！

光：（無情地）我悶不悶，干你什麼事？

晉：（沒辦法）……

王：（解那僵局）娘娘，您請坐吧！

「晉邊的影子走過去，坐下。」

「王商退到門外，門閉。」

光：（又沒頭沒腦一句）我問你，誰讓你來的？

晉：（放開了些）咳？吾們自個兒就不能來麼？

光：沒有老佛爺的旨意這橋是不能放的。

晉：（老實）我跟老佛爺請過旨了。

光：……

「兩人對坐着，好半天沒話說。」

晉：（越題目）這兒該糊糊窗戶，太要冷了！

光：（不理）……

晉：（拿起一本書）皇上在看三國？

光：（無限感慨）唉！我這不知漢獻帝哪！



晉：（乘機）皇上，其實什麼都可以挽回的，祇要您……

光：（起身）又來做說客了，是不是？出去！（一指）

晉：（隨起）何必就這麼急？我還沒張嘴呢，皇上知道我說什麼？

光：你說什麼？你說老佛爺是好意，老佛爺要東咱們就東，要西咱們就西，哼！可惜，我不是木頭人兒。

晉：……

怒：（奈不住了，可聲音還是壓着的）一點心腸都沒有的東西，還不是木頭人兒！

李：（勸住）老佛爺（用手或說「聽見不好」）。

光：（覺出異樣）到底來幹什麼的，深更半夜！

晉：（說不出口）怕皇上一個人……悶得慌，來……來陪陪。

光：我不悶，你回去吧。

晉：（回不去，似泣）皇上，您竟這樣決絕麼？

光：（板着臉）我不認識你。

晉：（不會說這種話）可……我今晚……想不回宮了。

光：（想不到）什麼你？

晉：（倒是一句真言）皇上，您可憐可憐我吧！

光：（急）誰可憐可憐我喇？誰可憐可憐我喇？

「光緒急得想哭。」

晉：（上前慰安）皇上。

光：躲開我！

晉：（沒辦法，背過教來的話）怨就一心想着珍妃麼？

光：（你！）

晉：（並非由衷之言）她的死生可都在我的手掌心兒裏。

光：……

晉：（從着袖的大扇鑽，她戴的珠花我都插在兩把頭上了。

光：（看了她半天，抑壓不住自己）你簡直是妖精，你簡直是魔鬼！（一把上去，

把扇鑽，珠花都打落了）滾！滾！

（晉還掩面逃出。

光：（伏在案上哭）這不像她呀，不像她自己呀！唔……

（李蓮英趕緊把晉還扶着。

李：（假意勸）娘娘，受委屈了！

光：（恨恨地）讓她等着瞧吧！

（蜂擁而下。

（片刻，撤板橋的聲音）

光：（還在哭）這不像她呀！不像她自己呀！

「等走遠了。」

王：（才敢向前）皇上，本來就不是娘娘自個兒。

光：（抬頭）怎麼？

王：（回齊）娘娘比您還可憐！

光：是誰？

王：老佛爺李總管在外頭逼着幹！

光：（又哭）……

王：（也不勝唏噓）……

光：王爺，你看，這日子，我怎麼過下去的？

王：皇上！

光：趕快讓我看了珍妃就出去吧！

王：（拭了淚）皇上，稍候一下，等她們走遠了，您換上官衣兒，奴才預備好了船。

光：好。

「凄婉。」

——暗轉

第二景

冷宮。

夜闌人靜。

一段柳欄。

皎潔的月光灑進來。

遠處，依稀的更梆。

珍妃，頭上挽着髮髻，身上穿着青色長旗袍。面上沒有一點脂粉，素淨，而消瘦多了。

春壽睡在外邊伺奉着。

（醒來）珍貴妃，您還沒睡？

珍：睡不着。

春：您不能就這樣睡着眼睛，天黑盼天亮，天亮盼天黑呀！

珍：春壽，今兒幾兒了？

春：您不覺得？八月十三日，秋風兒陣陣颯涼，上錫白露一場霜，冷颯都八月十三了！

珍：怪不得月亮都快圓了。

春：再有兩天就過節了麼！

珍：（迷惘）節？

壽：怎麼，您住這兒沒多久，人都慌惚了？節？可不是節？（解釋）中秋節，八月節

，吃月餅，供兔兒爺呀！

珍：（稍停，忽泣）……

壽：珍貴妃，又傷心了，您！

珍：……

壽：快睡吧，您不常聽皇上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珍：（轉身欲睡）

有人聲。

壽：有人。

珍：誰？

壽：（過去看）又是您的姐姐，瑾貴妃，

說着瑾妃走入。

隨着一個七老八十歲的老太監。

老：瑾妃貴，您可說幾句就走喇，要讓老佛爺知道了，那……

瑾：我知道讓老公公去肥你！

老太監蹣跚而下。

「片刻。」

瑾：（向春壽）睡了麼？

「春壽搖搖頭。」

瑾：妹妹！

珍：（慢慢抬起頭來）怎麼你又來了，姐姐？

瑾：幾天都想來探望探望你，老抓不着個功夫兒，

珍：這裏危險呀！

瑾：我管不了那麼多，妹妹，我每次一想到你在這兒，一看見你在這兒，（拭淚）心就

一陣一陣地酸，妹妹，我這做姐姐的對不住你呵！

珍：不提這個吧，姐。

瑾：我從小就沒心眼兒，你也知道，就愛跟着別人瞎吵吵，尤其別人一點火兒，我這兒

先就放了砲！

珍：姐姐，我明白你！

瑾：咱們究竟是骨肉，親姊妹呀！

珍：（談天）姐姐，這些日子你還好麼！

瑾：好什麼嘯？高墮了，叫到面前去耍一轉猴，不高興了，丟在一邊，問也沒人問。別

人不知道，還以為咱們選進宮來是大富大貴，其實咱們真是倒了霉，倒了霉！

珍：（嘆）……

瑾：你吧，雖然受點罪，可還有倚靠，有點指望，皇上那麼疼你恩愛，而我呢？……

珍：姐！

「那老太監慌張上。」

老：瑾貴妃，有，有值班巡夜的爺兒們過來了！

壽：瑾貴妃，您快走吧。

瑾：好，妹妹，我再來看你。

「要走，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所謂值班巡夜的爺兒們進來，原來是玉商和光緒的啟扮。」

王：（上前扶個陪）瑾貴妃！

瑾：你是……

王：奴才玉商。

瑾：他是……

王：喂，老公公，您先下克敬會。

「那老太監莫明其妙，走下。」

「玉商到瑾妃耳邊一瞞。」

「瑾妃給光緒請安。」

「春壽給光緒請安。」

王：「用爾先到外邊覓。」

「一齊打聽，出去。」

「光緒摘下低壓的涼帽。」

「珍妃看着他，盪盪的淚水。」

「光緒被感情攪着，忘了走上去。」

「珍妃走到欄柵邊，似要打聽。」

「光緒才飛奔過去。」

光：（哭）……………

珍：（泣）……………

「隔着欄柵撫摸，落淚。」

「很久沒有話。」

「玉齋再上。」

王：「有話快說呀，皇上！」

光：（看看珍妃，又伏下去）……………

王：「會怕有人來了！」

珍：（發現）有事麼！



光：（說不出）……

王：奴才看，您還是跟珍貴妃商量最好。

珍：快告訴我，皇上！

光：……

珍：您的臉發白。

光：……

珍：呵呀，心在下地跳

光：……

珍：（怕）出了什麼事呀，皇上？

光：……

珍：（急不過，轉向）王商？

王：（欲逃）珍貴妃……

光：（止住）不！

王商縮回。

珍：怎麼？

光：王商，你先出去

王商應下。

珍：皇上有事還瞞着我，不跟我說？

光：怕你難過。

珍：（強笑）我從來不難過的，就是打在冷宮裏，我都不難過，我活着，我有指望。

活着，我有倚靠，可是，皇上，您要有事還瞞着我，那我可……（最傷心）

光：（解）不是，不是。

珍：皇上，快告訴我，隨便什麼事，我決不難過。

光：（沈思片刻）珍妃，你記得有一天咱們倆在健慶宮裏說話兒。

珍：哪一回？

光：我說，我們要能手拉着兒逃出去禁城，那多好！

珍：（憶及）對了，我還記得您馬上把皇冠摘掉，說不當皇上！

光：你就說走到老遠老遠的。

珍：您就說走到除去皇上跟我之外，一個人都沒有的地方。

光：你談到爬山。

珍：還說到划船。

光：你說餓了吃樹上的菓子。

珍：晚上睡在小草蓬子裏。

光：可是（硬住）……

珍：怎麼？

光：今天我真想跟你一塊走開！

珍：皇上！

光：可，你鎖在這兒，是走不掉的。

珍：皇上，難道您走得掉！

光：也許……

珍：（聰明）唔，皇上，祇要您走得掉，我在這兒等您。

光：你……

珍：可是，您出去到哪兒！找誰？怎麼辦呢？

光：我想找康老師去。

珍：他沒被捕麼？聽說譚嗣同譚大人，楊銳楊大人，劉光第劉大人，林旭林大人，還有

也不知道誰，幾十人都被捕了呢！

光：是麼？你怎麼知道？

珍：我姐姐聽來的。

光：要不，我找翁老師去。

珍：到常熟？江南可不安穩。

光：也顧不了這麼多了。

珍：好，皇上，祇要您覺得出去比瀛台好。

光：我想拋你在這兒……

珍：（勉強）不要緊，皇上，我等您。

光：（又哭）……

珍：（鼓勵）皇上，我打在冷宮，你囚在瀛台，我們老這樣也不是辦法，您要能出去？

把大勢轉回來，那，我不更有指望了麼？

光：（忍住）對！

珍：（勉強）所以，皇上，我聽了真高興，您爲什麼這難過！這正是我的希望了！

光：好，珍妃，我們就這樣辦。

「他們隔着柵欄擁抱，

「珍妃暗暗落下兩滴淚。

「瑾妃，王爾春壽同上。

王：這回真是巡夜的來了！

光：（撒開）怎麼辦？

瑾：快把帽涼戴上。

光：（慌張）出去吧。

瑾：來不及了？怎麼變曲，假裝我的太監好了。

「光緒戴好涼帽，退到陰暗之處。」

「立刻，老太監前引，巡夜的太監們持着武器走上。」

巡：（大聲）誰在這兒？

老：瑾貴妃！

「巡夜的上前打聽，但是

巡：瑾貴妃，您跟老佛爺請過旨麼，

瑾：

巡：這可是違反宮中的禁例的！

瑾：（勇敢地）我担就是。

巡：還有那是誰？黑格柵裏？

「過去把光緒拉出來點。」

瑾：（保護）我的隨身太監。

巡：不懂規矩！見了巡夜的爺兒們不打跪！

「光緒打了個蹶。」

巡：瑾貴妃，奴才們的差事，殺法子，明兒可要回稟老佛爺。

瑾：你們報告好了。

巡：好吧，您就快請罷！

瑾：我就走。

巡：（轉身，罵老太監）老不死的！當一輩子差事，越當越回克了！明兒有你瞧的！

「罵着，揚長而下。」

老：瞧，明兒該出岔子，快請吧，瑾貴妃！

「老太監叨念着，隨下。」

王：（上前）皇上，快請吧。

「光緒要走。」

珍：皇上……

「光緒再回來。」

珍：（面上是笑，心裏是淚）春壽，你跟皇上去，替我送皇上！

王：不送吧，珍貴妃！

珍：要送，這回要送！春壽……

「春壽到珍妃身邊，珍妃耳語畢，

壽：（雙安）是，珍貴妃，我找春壽，張進喜，還有幾位靠得住的，我們一塊來。

「老太監蒼老嗓子「瑾貴妃」！

瑾：好，退回走吧！

珍：姐姐，明兒愁少不了又一頓打。

「瑾：你歇着吧，不用管我。」

「珍：皇上！」

「光：（忍淚）再……見……」

老太監的喉嚨：「該走啦！」

「珍：（不捨）您保重……珍重！」

「光：（不忍）……再……」

「王：（勸）是該走了，天都快亮了，要動就該預備克了，皇上！」

「光：（決斷）好！」（上前緊握珍妃的手）「珍妃，你等……」

「珍：是，我等，我等。」

「光緒依依不捨地把手放開掩面而出。」

「瑾妃，王爺，春壽隨下。」

「珍妃抱着欄杆，呢喃着「我等，我等」。」

「皎潔的月色映到珍妃溼溼的淚水上。」

——暗轉

### 第三景

回到藻台。

將近天明時分。

雄鷄在報曉，東方已逐漸露出曙光。明角燈照耀得白晝一般。

慈庸坐在廊下的一把太師椅裏，李蓮英，晉禮，載漪，瀾晉，瑾妃，德馨公主和宮女們侍奉左右，下邊，載漪，榮祿，懷塔布，許應麟侍立。

穿着傘蓋的，提着燈籠的，荷着刀槍的，太監禁衛軍們。森嚴的氣象。

慈：這不是開笑話麼？一國的主子，逃出紫禁城克了！

一都不敢言語。

慈：都幹些什麼事？都幹些什麼事？

一都不敢言語。

慈：一個一個的，你們心裏都捉摸些什麼話，榮華富貴，富貴榮華，我看一個一個的，

吃糧拿俸，養肥了，都被錢呀勢呀昏了心！迷了竅！

一都不敢言語。

慈：倒是找克阿，克找阿！

李：老佛爺，您別嘔氣了，回頭氣個好歹兒的，皇城的各門都克找了，內九外七的城門

也都克找了，除非您長了翅膀，會飛！

慈：真是，老佛爺，您清早起的，就招嘔氣，皇上要就真這麼走掉了，那可真怪他自個

兒沒福分。



慈：走了我就是頑鱗鷹的，到天邊上克也給他抓回來。

李：老佛爺，您平平氣兒，看奴才的，（轉對太監）來呀！

「太監應聲。」

李：把那幾名從身上搜出凶器，形跡可疑的娃娃給我帶過來。

「太監應下。」

李：老佛爺，從這幾個娃娃身上不難找到線索。

「慈稱不言語。」

「太監們擁春壽，春醫，張進喜上。」

慈：（一驚）怎麼？還有張進喜？

張：（哭，跪求）老佛爺，沒有奴才。

李：（禁止）禮法：禮法！連禮法都忘在雲彩外頭了。

慈：他們怎麼回事？

李：老佛爺，從春壽身上搜出把剪子，從春醫身上搜出把刀子，從張進喜身上搜出把十

三響的洋槍。

「說時一指，走上一名太監，用托盤盛着各種凶器。」

慈：怎麼，帶些凶器幹什麼？

李：老佛爺問呀！

壽：老佛爺，我是作活的剪子。

點：老佛爺，我也是作針綫的小刀。

李：胡說！作活，作針綫，揣在腰裏幹什麼？

「秦壽秦點不敢言語。」

李：尤其張進，帶着桿十三響的洋槍。

張：（伯）老佛爺，這是外國人送皇上玩的，皇上玩膩了，賞給奴才的。

李：不用講了，揣刀子帶剪子，耍洋槍，還有什麼好雜碎！

慈：你們是想幹什麼呀？

壽：沒想幹什麼，老佛爺。

李：（威嚇）乾脆，你們想行刺吧？可知道，大內之中，私懷凶器，這罪過是哪一條

哪一條麼？

張：（頭一個吓哭了）沒有，老佛爺，沒有。

李：（慄慄）好小的胆兒，來來，娃娃，別哭，我在老佛爺面前討個人情兒，不這問你

們這個，可是，有一件事，你們得給我說出來，（上前）你們可知道皇上從哪一條

道，哪一個門出去的麼？

「都不敢言語。」

「張進喜至爲不安。」

李：（十分威武）

壽：（鎮定）李總督，奴才們不知道，說什麼呀？

李：不知道？今兒不說，打下猴崽子下半截來！

李：（都不言語）

李：怎麼樣？一定要讓我動刑罰？

張：（怕）李總督！

壽：（逼）張進喜，你知道？

李：你管他幹什麼？我就要問他。

壽：李總督，我真不知道。

李：不知道？給我打！

一 聲命令下去，禁衛軍太監們圍上。

一 打板子的聲音。

一 張進喜更吓慌了。

一 打完了，散開。

李：怎麼樣？壽壽，說不說？

一 春壽呻吟着，已經半昏迷了，還是不說。

李：不說再打！

「又娶團上來。」

張：（忍不住，不，不打了！）

「大家停手。」

李：怎麼！

張：我說，我說。

李：（警告）張進喜！

張：（哭）春壽，你……

李：（弱）你不是胆子太麼？不怕死麼？要學寇連材麼？

張：（哭）春壽，我……

李：（弱）還沒打到你呀……

張：（得意）得，老佛爺有頭緒了，您看見沒有？

李：（無表情地）張進喜，皇上到那兒去了？

張：（哭）……

李：（假意）不要緊，祇要你說出來，不但你，連你們三人，都不問罪了！

張：（祇是哭）……

李：（又之變臉）還不快說，也想聽聽板子是什麼着？來呀！

（一呼百應。）

張：（趕快）我說，我說。

李：（緊追）怎麼樣？哪條道？哪個門？

張：皇上從東南的角門上……（大哭）

李：（大笑）哈……（一板臉）追！

「應聲下去不少禁衛軍們。」

李：今兒也不翻皇歷了沒有？往東南上走？

張：老佛爺您放心，今兒「不宜出行！」

李：這歲個娃娃呢？

張：老佛爺，今兒這日子就宜於「破土安葬！」

李：（跪過來，求，哭）李總管！李總管！

張：（醜樣子，怪笑着）……

李：（勉強起立）給男子丟臉的東西，你還求什麼？

張：我不願意咱們倆就這麼死掉！

李：咱們倆？少咱們倆咱們倆的！（走上前，拜跪）老佛爺請您賜奴才死。

張：老佛爺她不死，她別死！

李：一塊給我拉下克！

張：（哭着）老佛爺！老佛爺！

壽：（笑着）哈……

「春豔不言語，三個人都被推下去。」

張：（走到門口）春壽，咱們倆就死在一塊堆兒吧。

壽：（板着臉）對不起！我死我的！你死你的！

「下去。」

李：哈……這年頭兒，真是變了，陰盛陽衰，閨女比小子來勁，哈……

慈：（憤怒未息）一不做，二不休，今兒既是「破土安葬」的好日子，我看該交代的就

都給交代了算了！

李：（拍手）對，老佛爺好主意。（挑出大拇指。）

慈：端王爺！

數：（上前）老佛爺。

慈：一共抓到多少個？

數：三十多了，老佛爺。

慈：領頭兒的康有爲康老頭子呢？

「載漪一閃身，推到祭殿。」

榮：（祇好說）還沒拿到，老佛爺！

慈：吃貨！就這麼沒辦法

榮：聽說他還走天津，坐海船到上海，被洋人救了克了。

慈：洋人？管咱們的閒事幹什麼？

載：洋人除掉他永遠是國家的大禍患！

慈：不轉回心這三十幾個裏頭，別部打算怎麼辦？

載：等您老佛爺的示下呢。

慈：你們看呢？

榮：總要有點表示殺殺銳氣！

慈：好肥的哪幾名？

榮：有六個人，是最不可饒恕的。就是譚嗣同、楊銳、劉光弟、林旭、楊深秀、康廣仁。

慈：康廣仁？

榮：康有為的胞弟。

慈：好。還有幾個是？……

載：楊銳、劉光弟都是四川老兒，名士派盡是怪議論。楊深秀，老西兒，居然敢抗議垂

廉！林旭，福建蠻子，康有為的門生。還有一個就是譚嗣同，湖南人，人說湖南牛

真不錯，脾氣好怪了，見解最急烈，主張對老佛爺舉事的就是他。

慈：唔，好好，這些山南的海北的，今兒天一亮，一齊給推勁菜市口克！

載：呷。

慈：（好奇）不過，想對付我的那個湖南牛，我倒想看看他。

榮：老佛爺您看他幹什麼？那真是一頭牛！

慈：不，我這人好新鮮，好玩麼！我看他到底怎麼個長像呢？是不是資格生來特別？克，快點提來！

「榮祿轉命太監，太監下。」

慈：我看什麼都非緊辦不可啦！

載：一點不錯，老佛爺。

慈：今兒立刻下旨，凡是新政所頒佈的詔書一律廢除，所裁汰的詹事府呵，太常寺呵，

太僕寺呵，大理寺呵，各衙門一律恢復，官爵也一體復原！

「一齊上前打隨：一謝老佛爺。」

慈：以後小心辦事就是。

「一齊應聲：一是一，老佛爺。」

慈：恢復八股。

「一聲：一是一！」

慈：禁止各省附州縣設立學堂……禁止立會社，學辦會員！……查禁全國報館，嚴  
學主館……老百姓上什麼書，不許！……



「一句一個「是」，一句一個「是」。

慈：（氣不過）我不信就辦不了！

李：（厭煩）老佛爺祇要您心眼裏想辦，那還有……哈……

福：（厭惡）老佛爺你進裏邊歇會克吧，大清早起的，這外邊冷。

慈：不必啦！（一轉，正面向瑾妃）唔，瑾貴人！

瑾：（笑安）老佛爺。

慈：你昨兒夜裏辦的好事呀！

瑾：老佛爺，

慈：我把你當個心上的人兒，你倒……

李：（火上加油）老佛爺人家親甥兒倆。

慈：合算我是好心沒好意。

瑾：老爺佛。

慈：（切齒）這麼樣待你好，都買不過你的心來。

瑾：老佛爺不是。

慈：（兇）不是！不是是什麼？

瑾：（細微地）老爺佛，再不好，我們也親姊妹一場。

慈：（假嗓子）好哇，你們親姊妹，他受委曲了，你心裏過意不克，（一變）哼！你就

永遠克陪着她吧！

老……

（命命）另給她找個涼快的地窩兒！

李：呸！

李蓮英一揮手，上前幾名太監。

李：（風涼，刻骨）瑾貴妃，您看您這一克，老爺佛再想鬥牌的時候，又短一把手兒。

瑾貴妃默默地走下。

德菱公主忍不住，哭出聲來。

慈：傻孩子，你哭什麼？

德：（上前，跪下）老爺佛您放我出去吧，您開恩一定放我出去吧！

慈：怎麼了，這孩子？

德：我怕。

李：大公主沒見過這陣勢兒。

德：我住不下去了。

慈：唉，常跟我在一塊，見識多了，自然好了。

德：老爺佛我實在受不了，您開恩吧！

慈：（沈吟）……

福：大公主，老佛爺留您在宮裏是難得的福份。

慈：福份上不高興了。

李：別看大公主到過外國，皇宮裏的這份福份，還有點靠不住！

慈：（一轉）難道你真想隨洋鬼克？

德：老佛爺。

慈：我正在盤算，給你找個婆家，也是黃帶子，免得女大不由娘，老是心裏長了草似

的！

德：老佛爺我不是。

慈：那麼，你到底爲什麼呢？三天兩頭兒地請假？要吃的有吃的，要用的有用的，還有

什麼不稱心的呢？

德：沒有。

慈：唔，我知道了，你老往皇上那邊跑，難道你……

德：（趕快）唔，我不，我沒有，老佛爺。

慈：我問你：你覺得我對還是皇上對？

德：（半天）都對。

慈：（不悅）什麼？

德：（泣跪）唔，我不知道，老佛爺，我不知道。

慈：年輕的人兒都中了魔似的！

德：（泣）……

慈：一回家克，人家還以為我給你委曲受來着！

德：不，老佛爺。

慈：好吧，也許沒經過這大陣勢，人吓昏了！總是心不在焉，魂不附體，我看給你兩月假，回家克歇歇也好。

德：（叩首）謝老佛爺。

慈：克吧！

德：是。

「德菱公主起，下。」

福：（帶刺）真讓人摸不清楚。

李：（挖苦）大公主喝過洋水，外國脾氣，哈……

慈：我是以真心待人呵，你看，對璦妃，對德菱，對皇上，我不明白，怎麼，拿心就換不過個心來！再道，我真想克出家了！

李：老佛爺，您！

「說時，諱爾同被推上。」

「榮祿後隨。」

李：（令）跪下！

「譚嗣同屹立不動。」

蔡：老佛爺面前，你還不跪？

「譚嗣同看了看，大笑一下，轉過臉去。」

李：旗桿上綁鷄毛，好大的胆子，你！

「譚嗣同沒有反應。」

蔡：來呀，立刻推下克軌首！

「譚嗣同哈哈大笑，舉步而行。」

蔡：回來！

「譚嗣同停住。」

李：老佛爺，不必跟他廢吐沫了，一匹湖南牛，何必對牛彈琴呢？

蔡：（好奇）我要問問他。譚嗣同，我跟你無冤無仇。

譚：（吼）我跟你仇大得很！

蔡：你做你的官，我沒有得罪你呀！

譚：你得罪了全中國的人！

李：（插）老佛爺這簡直是瘋子，別跟他說了！

「慈禧：從來沒受過的，特別新奇。」

慈：你爲什麼要主使包圍頤和園？

譚：想要你的命！

慈：你忘了我是誰了？

譚：你活一天，中國一天沒辦法。

慈：我要死了……

譚：多少會好點！

慈：你們想幹什麼？

譚：想維新，改良。

慈：哈……

譚：不用笑，維新改良，採用君主立憲，保持你們滿清的統治，這還是溫和的辦法。現在，溫和的辦法你們都不用，這就叫世着不走逼着走，瞧着吧，人家有更激烈的革

命黨，革命黨！……

慈：你們不就是革命黨？

譚：（深沈地）我後悔聽從廢有爲君主立憲的主張，我後悔沒有加入興中會，做革命黨去！

榮：老佛爺別聽他瞎扯了，推下克吧！

慈：你不怕死？

譚：祇要死得其時，死得其所！死得好！

慈：你竟這麼看得開？難道你信奉外國洋教？

譚：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心裏是快活的。

慈：你是中國人，難道不信佛？

譚：華嚴菩薩行，所謂誓不成佛！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佛言：大無畏！

慈：瞎說些什麼？作官的人，孔聖人的道理最少要懂吧？

譚：孔子曰：仁者不愛，智者不惑，勇者不懼！

慈：唔，說了半天，原來你是不怕地不怕。

譚：怕？淨土都沒有了，我都沒有了，還有什麼可怕？這就是仁，就是智，就是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衆生！

李：哈哈，您在這兒傳起教兒來啦？

慈：（有興趣）可以仁？

可以救衆生？不管你救衆生還是作亂吧，你可知道，死是要流

血的麼？

譚：（侃侃）世界各國，不論變法也能，革命也能，沒有不是從流血而成的。中國從沒

聽說有因變法而流血的，現在也有了！（聲震屋瓦）請從我譚嗣同開始！

慈：真是個怪物。

李：什麼怪物喇？老佛爺，不過一個老土，茅包，攪動賀兒！

慈：（抿嘴笑着，點頭）……

李：待，譚大人，看見沒有？老佛爺都笑了，從您開始您就開始吧！

「用手向外一指，禁衛軍上前一步。」

「譚嗣同揚起頭來，大步向前。」

「正巧光緒王商被袁世凱壓回來！」

「打個照面，都楞住了。」

「袁世凱有愧，抬不起頭。」

譚：（怒火）袁世凱！……

李：袁大人招您什麼了？走吧，

「譚嗣同望着皇上。」

「皇上改扮個太監，倒露的神氣。」

「譚嗣同落了兩點淚。」

李：硬了半天，還是哭了？

「譚嗣同擦乾了淚，長嘆一聲，大步出去。」

慈：六個人，天一亮，不必詢問，都推到菜市口克！

「載漪，榮祿打纜。」

李：（嬉笑一般）老佛爺，您看，這是誰回來了？



慈：（勝一撇）真有出息，這麼個打扮。

袁：（討好）老佛爺，皇上從東南門上出去，臣給勸回來了。

李：所以，老佛爺，奴才說，孫悟空一個跟斗一萬八千里，可是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兒！

慈：想飛也得等翅膀兒長硬了再飛呵！

「光緒跪到慈禱面前。」

慈：沒別的說的，從今天起，瀛台給我鎖起來！並且，咱們立刻宣佈，立端王載漪的兒

子爲大阿哥！

福：老佛爺謝您的恩典。（款步向前）

載：（隨上）謝老佛爺。

「一同叩首。起立。」

榮：老佛爺立大阿哥洋人不很贊成，他們要不來朝賀那多不好？

載：老佛爺，誰不朝賀把誰趕出京城克！

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沒那麼容易吧？

載：（上前）老佛爺託祖宗的洪福，眼時下山東出了一種義民，名叫義和團，都是金鐘

罩，鐵不閃兒，能避洋槍洋砲，打的旗號是「扶清滅洋」，我可以把他們調進京來

保護近畿，絕無失閃。

慈：好，你們看着辦吧。

李：老佛爺，天都快亮了，歇會兒，該上朝了。

慈：呵喇，天都快亮了麼？我還要睡一覺兒。（說着，打個哈欠）

「慈痛被李蓮英等扶下。」

「所有的燈都息滅了。」

——幕落。第二幕終



國文藝叢書

# 清宮外史

第二部 · 光緒變政記

著作者

主編者

發行者

分發行所

總經理

特約經銷

楊村

茅

國文

重慶張家花園五十一號

聯營書店

重慶林森路特十八號

成都學書店

成都牌坊巷

文化供應社

桂林麗君路

重慶書店

重慶中一路新華商場內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版初月四年三十三國民

版再月十年三十三國民

# 82

469244

60  
1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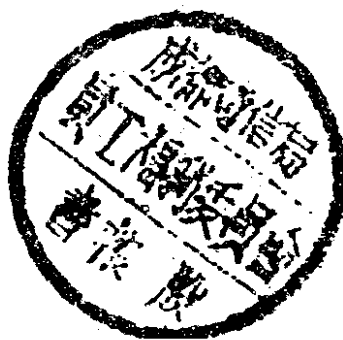
167244

中國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忠印勒字第六十五號

國訊文藝叢書

茅盾：主編

裝幀：曹吾



345

